

萬 有 文 庫

第 二 集 七 百 種

王 雲 五 主 編

西 漢 會 要

(六)

徐 天 麟 撰

商 務 印 書 館 發 行

西漢會要

(六)

徐天麟撰

國學基本叢書

編主五雲王

庫文有萬

種百七集二第

要會漢西
册六

究必印翻有所權版

中華民國二十四年三月初版

撰者 徐天麟

發行人 王雲五
上海河南路

印刷所 商務印書館
上海河南路

發行所 商務印書館
上海及各埠

*C四四七

張

十六四

西漢會要卷六十一

刑法一

刑制

夷三族高紀如淳曰父族高母族妻族也

要斬稱衛太子誣罔要斬

磔景紀謂張其尸

棄市師古曰取刑人於市與衆棄之

腐刑如淳曰宮刑也丈夫割勢不能生子如腐木不生實又曰諸服宮刑者下蠶室

髡鉗高紀鉗以鐵束頸也

完孟康曰不加肉刑髡也

城旦舂惠紀應劭曰城旦者旦起行始城舂者婦人不豫外繇但舂作米皆四歲刑也

宋徐天麟撰

鬼薪白粲惠紀應劭曰取薪給宗廟為鬼薪坐擇米使正白為白粲皆三歲刑也

耐耐通作彰高紀注云罪不至於髡完其耐鬢

罰作一歲刑

盜械惠紀凡以罪著械者皆稱焉

頌繫惠紀頌容也言見寬容但處曹吏舍不入陛牢

笞景帝定令當笞者笞背如瀉曰先時笞背也

箠長五尺其本大一寸其竹也末薄寸半皆平其節

漢興之初雖有約法三章網漏吞舟之魚其大辟尚有夷三族之令令曰當三族者皆先鯨剝斬左右趾

笞殺之梟其首菹其骨肉於市其誹謗詈詛者又先斷舌故謂之具五刑彭越韓信之屬皆受此誅至高

后元年乃除三族罪妖言令並刑法志

文帝除宮刑景紀元年詔徐天麟按文帝既除宮刑矣景帝中四年赦徒作陽陵者死罪欲腐者許之至武帝時李延年司馬遷張安世兄賀皆坐腐刑則是宮刑雖除不久即復用也

文帝十三年齊太倉令漙于公有罪當刑防獄逮繫長安漙于公無男有五女當行會逮罵其女曰生子

不生男緩急非有益也其少女緹縈自傷悲泣迺隨其父至長安上書曰妾父為吏齊中皆稱其廉平今

坐法當刑妾傷夫死者不可復生刑者不可復屬雖後欲改過自新其道無繇也妾願沒入為官婢以贖

父犯罪。使得自新。書奏天子。天子憐悲其意。遂下令曰。制詔御史。蓋聞有虞氏之時。畫衣冠。異章服。以爲戮。而民弗犯。何治之至也。今法有肉刑三。而姦不止。其咎安在。非乃朕德之薄。而教不明與。吾甚自愧。故夫訓道不純。而愚民陷焉。詩曰。愷弟君子。民之父母。今人有過。教未施。而刑已加焉。或欲改行爲善。而道亡繇至。朕甚憐之。夫刑至。斷支體。刻肌膚。終身不息。何其刑之痛而不德也。豈稱爲民父母之意哉。其除肉刑。有以易之。及令罪人各以輕重。不亡逃。有年而免。具爲令。丞相張蒼。御史大夫馮敬。奏言。肉刑所以禁姦。所由來者久矣。陛下下明詔。憐萬民之一有過被刑者。終身不息。及罪人欲改行爲善。而道亡繇至。於盛德。臣等所不及也。臣謹議請定律曰。諸當完者。完爲城旦舂。當黥者。髡鉗爲城旦舂。當劓者。笞三百。當斬左止者。五百。當斬右止。及殺人先自告。及吏坐受賕枉法。守縣官財物而卽盜之。已論命。復有笞罪者。皆棄市。罪人獄已決。完爲城旦舂。滿三歲。爲鬼薪白粲。鬼薪白粲一歲。爲隸臣妾。隸臣妾一歲。免爲庶人。隸臣妾。滿二歲。爲司寇。司寇一歲。及作如司寇二歲。皆免爲庶人。其亡逃。及有罪耐以上。不用此令。前令之刑。城旦舂。歲而非禁錮者。如完爲城旦舂。歲數以免。臣昧死請。制曰。可。是後。外有輕刑之名。內實殺人。斬右止者。又當死。斬左止者。笞五百。當劓者。笞三百。率多死。景帝元年。下詔曰。加笞與重罪無異。幸而不死。不可爲人。其定律。笞五百曰三百。笞三百曰二百。猶尙不全。至中六年。又下詔曰。加笞者。或至死。而笞未畢。朕甚憐之。其減笞三百曰一百。笞二百曰一百。又曰。笞者所以教之也。其定箠令。丞相劉舍。御史

大夫衛綰請笞者箠長五尺其本大一寸其竹也末薄半寸皆平其節當笞者笞臀毋得更人。畢一罪乃更人。自是笞者得全。然酷吏猶以爲威。死刑既重而生刑又輕。民易犯之。刑法志

孝景中二年改磔曰棄市勿復磔。本紀

律令

高祖初入關召諸縣豪傑謂曰父老苦秦苛法久矣誹謗者族耦語者棄市吾當王關中與父老約法三章耳餘悉除去秦法。本紀

高祖約法三章曰殺人者死傷人及盜抵罪。蠲削煩苛兆民太悅。其後四夷未附。兵革未息。三章之法不足以禦姦。於是相國蕭何攢摭秦法取其宜於時者作律九章。刑法志按晉書刑法志云蕭何定律益事律與廢戶三篇合爲九篇

孝惠四年省法令妨吏民者除挾書律

高后元年詔孝惠欲除三族妖言令今除之。並本紀

孝文二年紀作元年又詔丞相太尉御史法者治之正所以禁暴而衛善人也。今犯法者已論而使無罪之父

母妻子同產坐之及收朕甚弗取其議左右丞相周勃陳平奏言父母妻子同產相坐及收所以累其心使重犯法也。收之道所由來久矣臣之愚計以爲如其故便文帝復曰朕聞之法正則民慤罪當則民從且夫牧民而道之以善者吏也既不能道又以不正之法罪之是法反害于民爲暴者也朕未見其便

宜執計之。平勃乃曰：陛下幸加大惠于天下，使有罪不收，無罪不相坐，甚盛德。臣等所不及也。臣等謹奉詔，盡除收律相坐法。其後新垣平謀爲逆，復行三族之誅。刑法志

量錯爲內史，法令多所更定，錯所更令三十章。編錯傳

孝景中六年，定鑄錢僞黃金棄市律。本紀

孝武卽位，外事四夷之功，內盛耳目之好，徵發煩數，百姓貧耗，窮民犯法，酷吏擊斷，姦軌不勝。于是招進張湯、趙禹之屬，條定法令，作見知故縱、監臨、部主之法，緩深故之罪，急縱出之誅。其後姦猾巧法，轉相比況，禁罔寢密，律令凡三百五十九章，大辟四百九條，千八百八十二事，死罪決事比萬三千四百七十二事。文書盈于几閣，典者不能徧睹，是以郡國承用者駁，或罪同而論異，姦吏因緣爲市，所欲活則傅生議，所欲陷則予死比，議者咸冤傷之。刑法志

自公孫宏以春秋之義繩下，張湯以峻文決理，于是見知之法生，而廢格沮誹窮治之獄用矣。湯奏當異九卿，見令不便，不入言，而腹非論死，是後有腹非之法。食貨志

武帝作沈命法。沈，匿也。敢蔽匿盜賊者，沒其命也。曰：郡盜起不發覺，發覺而弗捕滿品者，二千石以下至小吏主者皆死。

咸宣傳

孝宣本始四年，詔郡國律令有可蠲除以安百姓，條奏。本紀

地節四年詔曰。父子之親。夫婦之道。天性也。雖有禍患。猶蒙死而存之。誠愛結于心。仁厚之至也。自今子首匿父母。妻匿夫。孫匿大父母。皆勿坐。其父母匿子。夫匿婦。大父母匿孫。罪殊死。皆上請廷尉以聞。本紀

時涿郡太守鄭昌。上疏言。聖王置諫爭之臣者。非以崇德。防逸豫之生也。立法明刑者。非以爲治。救衰亂之起也。今明主躬垂明聽。雖不置廷平。獄將自正。若開後嗣。不若刪定律令。律令一定。愚民知所避。姦吏無所弄矣。今不正其本。而置廷平以理其末也。政衰聽怠。則廷平將招權而爲亂首矣。宣帝未及修正。至元帝初立。迺下詔曰。夫法令者。所以抑暴扶弱。欲其難犯而易避也。今律令煩多而不約。自典文者不能

分明。而欲羅元元之不逮。斯豈刑中之意哉。其議律令可蠲除輕減者。條奏。刑法志

元帝初元五年。省刑法七十餘事。除光祿大夫以下至郎中保父母同產之令。本紀

成帝河平中。復下詔曰。甫刑云。五刑之屬三千。大辟之罰其屬二百。今大辟之刑千有餘條。律令煩多。百有餘萬言。奇請它比。日以益滋。自明習者不知所由。欲以曉喻衆庶。不亦難乎。予以羅元元之民。天絕亡辜。豈不哀哉。其與中二千石博士及明習律令者。議減死刑。及可蠲除省約者。令較然易知。條奏。書不云乎。惟刑之恤哉。其審核之。務準古法。朕將盡心覽焉。有司無仲山父將明之材。不能因時廣宣主恩。建立明制。爲一代之法。而徒鉤摭微細。毛舉數事。以塞詔而已。刑法志

西漢會要卷六十二

宋徐天麟撰

刑法二

疑讞

高皇帝七年制詔御史獄之疑者吏或不敢決。有罪者久而不論。無罪者久繫不決。自今以來。縣道官獄疑者。各讞所屬二千石官。二千石官以其罪名當報之。所不能決者。皆移廷尉。廷尉亦當報之。廷尉所不能決。謹具爲奏。傳所當比律令以聞。上恩如此。吏猶不能奉宣。故孝景中五年。復下詔曰。諸獄疑雖文致于法。而于人心不厭者。輒讞之。其後獄吏復避微文。遂其愚心。至後元年。又下詔曰。獄重事也。人有愚智。官有上下。獄疑者讞。有令讞者。已報讞而後不當讞者。不爲失。自此之後。獄刑益詳。近于五聽三宥之意。

刑法志

議貴

高帝七年。令郎中有罪耐以上。請之。

孝惠初卽位。爵五大夫。吏六百石以上。及宦皇帝而知名者。有罪當盜械者。皆頌繫。上造以上。及內外公孫耳孫。有罪當刑。及當爲城旦舂者。皆耐爲鬼薪白粲。並本紀

孝文時。賈誼上疏曰。古者廉恥節禮。以治君子。故有賜死而無戮辱。是以黥劓之罪。不及大夫。今自王侯三公之貴。皆天子所改容而禮之也。而今與衆庶同黥劓髡髮。笞馮棄市之法。被戮辱者。不泰迫乎。夫嘗已在貴寵之位。今而有過。廢之可也。退之可也。賜之死。可也。滅之可也。若夫束縛之。係縲之。輸之。司寇。編之。徒官。司寇。小吏。詈罵而榜笞之。殆非所以令衆庶見也。是時丞相周勃免就國。人有告勃謀反。逮繫長安獄治。卒亡事。故誼以此譏上。上深納其言。養臣下有節。是後大臣有罪。皆自殺不受刑。至武帝時稍復入獄。自甯成始。賈誼傳

昭平君獄繫內官。以公主子。廷尉上請。東方朔傳

吏二千石有罪先請。劉屈氂傳

宣帝黃龍元年。詔曰。吏六百石位大夫。有罪先請。本紀

成帝怒丞相王嘉。孔光等請謁者召嘉詣廷尉。詔獄。永信少府猛等十人。以爲聖王斷獄。必是原心定罪。探意立情。故死者不抱恨而入地。生者不銜怨而受罪。明主躬聖德。重大臣刑辟。廣延有司議。欲使海內咸服。嘉罪名雖應法。聖王之于大臣。在輿爲下。御坐則起。疾病視之無數。死則臨弔之。廢宗廟之祭。進之

以禮退之以義誅之以行案嘉本以相等爲罪罪惡雖著大臣括髮關械裸躬就笞非所以重國褒宗廟也今春月寒氣錯繆霜露數降宜示天下以寬和臣等不知大義惟陛下察焉有詔假謁者節召丞相詣廷尉詔獄王嘉傳

平帝元始元年令公列侯嗣子有罪耐以上先請

元始四年赦百僚婦女非身犯法詔所名捕它皆無得繫並本紀

矜老弱

孝惠卽位詔民年七十以上若不滿十歲有罪當刑者皆完之本紀

孝景後三年下詔曰高年老長人所尊敬也鰥寡不屬逮者人所哀憐也其著令年八十以上八歲以下及孕者未乳師朱儒當鞠繫者頌繫之至孝宣元康四年又下詔曰朕念夫耆老之人髮齒墮落血氣既衰亦無暴逆之心今或罹于文法執于囹圄不得終其年命朕甚憐之自今以來諸年八十非誣告殺傷人它皆勿坐至成帝鴻嘉元年定律令年未滿七歲賊鬪殺人及犯殊死者上請廷尉以聞得減死合于三赦幼弱老眊之人此皆法令稍定近古而便民者也刑法志

贖罪

惠帝元年民有罪得買爵三十級以免死罪本紀應劭曰一級直錢二千凡爲六萬

量錯說文帝曰。欲民務農。在于貴粟。貴粟之道。在于以粟爲賞罰。今募天下入粟縣官。得以拜爵除罪。不過三歲。塞下之粟必多。食貨志

孝景時。上郡以西旱。復修賣爵令。而裁其賈以招民。及徒復作。得輸粟于縣官以除罪。食貨志

武帝天漢四年。令死罪入贖錢五十萬。減死一等。本紀

太始二年。募死罪人贖錢五十萬。減死一等。本紀

宣帝時。西羌反。漢遣後將軍征之。京兆尹張敞。上書言。國兵在外。軍以夏發。隴西以北。安定以西。吏民並給轉輸。田事頗廢。素無餘積。雖羌虜以破。來春民食必乏。窮辟之處。買亡所得。縣官穀度不足以振之。願令諸有罪非盜受財殺人及犯法不得赦者。皆得以差入穀。此八郡贖罪。務益致穀。以預備百姓之急。事下有司。左馮翊蕭望之。與少府李彊議。以爲民函陰陽之氣。有好義欲利之心。在教化之所助。堯在上。不能去民欲利之心。而能令其欲利不勝其好義也。雖桀在上。不能去民好義之心。而能令其好義不勝其欲利也。故堯桀之分。在于義利而已。道民不可不慎也。今欲令民量粟以贖罪。如此。則富者得生。貧者獨死。是貧富異刑。而法不壹也。人情貧窮。父兄囚執。聞出財得以生活。爲人子弟者。將不顧死亡之患。敗亂之行。以赴財利。求救親戚。一人得生。十人以喪。如此。伯夷之行壞。公綽之名滅。政教壹傾。雖有周召之佐。恐不能復。古者臧于民。不足則取。有餘則予。詩曰。爰及矜人。哀此鰥寡。上惠下也。又曰。雨我公田。遂及我

私下急上也。今有西邊之役，民失作業，雖戶賦口斂，以贍其困乏，古之通義，百姓莫以爲非，以死救生，恐未可也。陛下布德施教，教化旣成，堯舜亡以加也。今議開利路，以傷旣成之化，臣竊痛之。于是天子復下其議。兩府丞相御史以難問張敞，敞曰：少府左馮翊所言，常人之所守耳。昔先帝征四夷，兵行三十餘年，百姓猶不加賦，而軍用給。今羌虜一隅小夷，跳梁于山谷間，漢但令罪人出財減罪以誅之，其名賢于煩擾良民，橫興賦斂也。又諸盜及殺人犯不道者，百姓所疾苦也，皆不得贖，首匿見知，縱所不當得爲之屬，議者或頗言其法可蠲除。今因此令贖，其便明甚。何化之所亂，甫刑之法，小過赦，薄罪贖，金選之品，所從來久矣。何賊之所生，敞備阜衣二十餘年，嘗聞罪人贖矣，未聞盜賊起也。竊憐涼州被寇，方秋饒時，民尙有饑乏，病死于道路，況至來春將大困乎？不早慮所以振救之策，而引常經以難，恐後爲重責。常人可與守經，未可與權也。敞幸得備列卿，以輔兩府爲職，不敢不盡愚望之。彊復對曰：先帝聖德，賢良在位，作憲垂法，爲無窮之規，永惟邊竟之不贍。故金布令甲曰：邊郡數被兵，離饑寒，天絕天年，父子相失，令天下共給其費，因爲軍旅卒暴之事也。聞天漢四年，常使死罪人入五十萬錢，減死罪一等，豪彊吏民，請奪假貸，至爲盜賊，以贖其罪，其後姦邪橫暴，羣盜並起，至攻城邑，殺郡守，充滿山谷，吏不能禁，明詔繡衣使者，以興兵擊之，誅者過半，然後衰止，愚以爲此使死罪贖之敗也。故曰不便。時丞相魏相，御史大夫丙吉，亦以爲羌虜且破，轉輸略足相給，遂不施敞議。

蕭望之傳

元帝時。貢禹上疏言。孝文皇帝時。貴廉潔。賤貪污。賈人贅培。及吏坐臧者。皆禁錮不得爲吏。賞善罰惡。不阿親戚。罪白者伏其誅。疑者以與民。無贖罪之法。故令行禁止。海內大化。天下斷獄四百。與刑錯無異。武帝始臨天下。尊賢用士。關地廣境數千里。自見功大威行。遂從嗜欲。用度不足。乃行一切之變。使犯法者贖罪。入穀者補吏。是以天下奢侈。官亂民貧。盜賊並起。亡命者衆。郡國恐伏其誅。則擇便巧史書習于計簿。能欺上府者。以爲右職。姦軌不勝。則取勇猛能操切百姓者。以苛暴威服下者。使居大位。故無義而有財者。顯于世。欺謾而善書者。尊于朝。諄逆而勇猛者。貴于官。故俗皆曰。何以孝弟爲。財多而光榮。何以禮義爲。史書而仕宦。何以謹慎爲。勇猛而臨官。故黥劓而髡鉗者。猶復攘臂爲政于世。行雖犬彘。家富執足。目指氣使。是爲賢耳。故謂居官而置富者爲雄桀。處姦而得利者爲壯士。兄勸其弟。父勉其子。俗之壞敗。乃至于是。察其所以然者。皆以犯法得贖罪。求士不得真賢。相守崇財利。誅不行之所致也。今欲興至治。致太平。宜除贖罪之法。貢禹傳

恤刑

文帝赦罪人。憐其無髮。賜之巾。憐其衣赭。書其背。父子兄弟相見也。而賜之衣。平獄緩刑。天下莫不說喜。

賈山傳

武帝元狩六年。遣博士循行天下。治苛者。舉奏。本紀

宣帝卽位。廷尉使路溫舒。上疏言。臣聞秦有十失。其一尙存。治獄之吏是也。方今天下賴陛下恩厚。無金革之危。饑寒之患。父子夫妻。戮力安家。然太平未洽者。獄亂之也。夫獄者天下之大命也。死者不可復生。絕者不可復屬。書曰。與其殺不辜。寧失不經。今治獄吏則不然。上不相識。以刻爲明。深者獲公明。平者多後患。故治獄之吏。皆欲人死。非憎人也。自安之道。在人之死。是以死人之血。流離于市。被刑之徒。比肩而立。大辟之計。歲以萬數。此仁聖之所以傷也。太平之未洽。凡以此也。夫人情安則樂生。痛則思死。捶楚之下。何求而不得。故囚人不勝痛。則飾辭以視之。吏治者利其然。則指道以明之。上奏畏卻。則鍛鍊而周內之。蓋奏當之成。雖咎繇聽之。猶以爲死有餘辜。何則。成練者衆。文致之罪明也。是以獄吏專爲深刻。殘賊而亡極。媮爲一切。不顧國患。此世之大賊也。故俗語曰。畫地爲獄。議不入。刻木爲吏。期不對。此皆疾吏之風。悲痛之辭也。故天下之患。莫深于獄。敗法亂正。離親塞道。莫甚乎治獄之吏。此所謂一尙存者也。上深懲焉。乃下詔曰。聞者吏用法。巧文寢深。是朕之不德也。夫決獄不當。使有罪與邪。不辜蒙戮。父子悲恨。朕甚傷之。今遣廷史與郡鞠獄。任輕祿薄。其爲置廷平。秩六百石。員四人。其務平之。以稱朕意。于是選于定國爲廷尉。求明察寬恕黃霸等。以爲廷平。季秋後請讞。時上常幸宣室齋居而決事。獄刑號爲平矣。路溫舒傳

及刑
法志

地節四年。詔曰。令甲死者不可生。刑者不可息。今繫者或以掠辜。若饑寒。瘐死獄中。朕甚痛之。其令郡國

歲上繫囚以掠笞若瘐死者。所坐名縣爵里。丞相御史課殿最以聞。

元康二年。詔曰。獄者萬民之命。所以禁暴止邪。養育羣生也。能使生者不怨。死者不恨。則可謂文吏矣。今則不然。用法或持巧心。析律貳端。深淺不平。增辭飾非。以成其罪。奏不如實。上亦亡繇知。此朕之不明。吏之不稱。四方黎民。將何仰哉。二千石各察官屬。勿用此人。吏務平法。

五鳳四年。詔曰。以前使使者問民所疾苦。復遣丞相御史掾二十四人。循行天下。舉冤獄。察擅爲苛禁。深刻不改者。

黃龍元年。詔曰。朕數申詔公卿大夫。務行寬大。今吏或以不禁姦邪爲寬大。縱釋有罪爲不苛。或以酷惡爲賢。皆失其中。御史察計簿疑非實者。按之。

成帝鴻嘉元年二月。詔曰。方春生長時。臨遣諫大夫理等。舉三輔三河宏農冤獄。

四年。詔曰。數敕有司。務行寬大而禁苛暴。訖今不改。一人有辜。舉宗拘繫。朕甚痛焉。已遣使者循行郡國。務有以全活之。

哀帝元壽元年。詔曰。今有司執法未得其中。或上暴虐。假執獲名。其勉帥百寮。敦任仁人。黜遠殘賊。期于

安民。並本紀

女刑

城旦舂。惠帝紀。應劭曰。婦人不豫。外。但春作米。皆四歲刑。

女徒復作。宣紀。李奇曰。罪輕男子。守邊女子軟弱。不任守。復令作于縣官。亦一歲刑。故謂之復作徒也。孟

滿其本罪年月日。律名爲復作也。

平帝元始元年。天下女徒已論歸家。顧山錢月三百。本紀。師古曰。謂女徒論罪已定。並故歸家。不親役之。

太后之德。施惠政于婦人。如淳曰。令甲女子犯罪。當于山伐木。聽使入錢。顧功直。故謂之顧山。

西漢會要卷六十三

宋徐天麟撰

刑法三

大赦

高帝二年正月赦罪人。本紀下同。

六月立太子赦罪人。

五年正月兵事畢赦天下殊死以下。

六月都長安大赦天下。

六年以豪傑未習法令故犯法其赦天下。

九年正月丙寅前有罪殊死以下皆赦之。

十一年正月立代王大赦天下。

七月擊英布赦天下死罪以下令從軍。

十二年帝崩發喪大赦天下。

右高帝在位十二年凡九赦。

惠帝四年皇帝冠赦天下。

右惠帝在位七年唯此一赦。

呂太后臨朝稱制大赦天下。

六年赦天下。

八年遺詔大赦天下。

右呂后臨朝八年凡三赦。

文帝初卽位赦天下。

七年赦天下。

十五年郊見五帝赦天下。

後四年日食赦天下。

右文帝在位二十三年凡四赦。

景帝元年赦天下。

四年赦天下。

中元年赦天下。

五年赦天下。

後元年赦天下。

右景帝在位十六年凡五赦。

武帝建元元年赦天下。

元光元年赦天下。

四年地震赦天下。

元朔元年赦天下與民更始。

三年赦天下。

六年赦天下。

元狩元年赦天下。

三年赦天下。

元鼎元年赦天下。

五年赦天下。

元封二年甘泉產芝赦天下。

五年修封禪赦天下。

天漢元年赦天下。

三年修封祀赦天下。

太始元年赦天下。

四年修封禪赦天下。

征和三年赦天下。

後元元年郊泰畤赦天下。

右武帝在位五十五年凡十八赦。

昭帝始卽位赦天下。

始元元年赦天下。

四年立皇后赦天下。

元鳳元年赦天下。

二年赦天下。
四年赦天下。
六年赦天下。

右昭帝在位十三年，凡七赦。

宣帝即位，大赦天下。

本始元年，鳳凰集，赦天下。

四年，立皇后，赦天下。

地節二年，鳳凰集，赦天下。

三年，立皇太子，大赦天下。

元康二年，赦天下，與士大夫厲精更始。

神爵二年，鳳凰甘露降集，赦天下。

四年，嘉端並見，赦天下。

五鳳三年，婁蒙嘉瑞，赦殊死以下。

甘露二年，赦天下。

右宣帝在位二十五年。凡十赦。

元帝初元元年。大赦天下。

二年。地動。赦天下。

三年。白鶴館災。赦天下。

永光元年。赦天下。

二年二月。大赦天下。

六月。赦天下。

四年。赦天下。

建昭二年。赦天下。

四年。誅郅支。赦天下。

五年。赦天下。

右元帝在位十五年。凡十赦。

成帝卽位。大赦天下。

建始元年。火災。赦天下。

河平元年赦天下。

陽朔二年大赦天下。

四年赦天下。

鴻嘉三年赦天下。

永始四年郊泰畤大赦天下。

元延元年赦天下。

綏和元年大赦天下。

右成帝在位二十六年凡九赦。

哀帝即位大赦天下。

建平元年赦天下。

二年六月改元大赦天下。

元壽元年大赦天下。

右哀帝在位六年凡四赦。

平帝即位大赦天下。

元始元年日蝕大赦天下。

四年立皇后大赦天下。

五年帝崩大赦天下。

右平帝在位五年凡四赦。

赦徒

文帝二年民謫作縣官及貸種食未入入未備者皆赦之。

景帝中四年赦徒作陽陵者死罪欲腐者許之。

武帝元封元年封泰山赦所過徒。

宣帝元康元年鳳凰集赦天下徒。

五鳳元年赦徒作杜陵者。

元帝初元四年祠后土赦汾陰徒。

永光元年幸甘泉赦雲陽徒。

成帝建始二年祀南郊赦奉郊縣及中都官耐罪徒。

三年赦天下徒。

河平四年。單于來朝。赦天下徒。

陽朔元年。赦天下徒。

鴻嘉元年。幸初陵。赦作徒。

哀帝建平二年。赦天下徒。

平帝元始元年。赦天下徒。

二年。赦天下徒。

別赦

漢五年。遣使者赦田橫。

八年。吏有罪未發覺者。赦之。

十年。太上皇崩。葬萬年。赦櫟陽囚死罪以下。贊曰。萬年。在櫟陽縣界。

十二年。繫盧綰與綰居去來歸者。赦之。並本紀。

惠帝六年八月。赦齊。史記將相年表。

文帝三年七月。詔濟北吏民。兵未至先自定。及以軍城邑降者。皆赦之。復官爵。與王興居去來者亦赦之。

八月。赦諸與興居反者。

景帝三年赦襄平侯及妻子當坐者六月詔吳王濞已滅吏民當坐濞等及逋逃亡軍者皆赦之武帝建元元年赦吳楚七國帑輸在官者

元光六年赦鴈門代郡軍吏不循法者

元封四年祭后土赦汾陰夏陽中都死罪以下

六年益州昆明反赦京師亡命令從軍

太初二年用事介山祭后土赦汾陽安邑殊死以下

昭帝元鳳元年赦燕王太子建公主子文信及宗室子與燕王上官桀等謀反父母同產當坐者皆免爲庶人其吏爲桀等所誣誤未發覺在吏者除其罪

宣帝地節四年諸爲霍氏所誣誤未發覺者皆赦之

元康二年諸觸諱在令前者赦之

並本紀

赦宥雜錄

元帝時匡衡上疏曰陛下躬聖德開太平之路閔愚吏民觸法抵禁比年大赦使百姓得改行自新天下幸甚臣竊見大赦之後姦邪不爲衰止今日大赦明日犯法相隨入獄此殆導之未得其務也蓋保民者陳之以德義示之以好惡觀其失而制其宜故動之而和綏之而安今天下俗貪財賤義好聲色上侈靡

廉恥之節薄。淫僻之意縱。綱紀失序。疏者踰內。親戚之恩薄。婚姻之黨隆。苟合徼幸。以身設利。不改其原。雖歲赦之。刑猶難使錯而不用也。本傳

成帝初即位。王尊劾奏丞相衡。御史大夫譚。知中書謁者令顯等專權擅勢。皆不道。在赦令前。赦後衡譚舉奏顯云云。天子下御史問狀。劾奏尊妄詆欺非謗。赦前事。有詔左遷。王尊傳

哀帝即位。令有司無得舉赦前事。

平帝即位。詔曰。夫赦令者。將與天下更始。誠欲令百姓改行潔已。全其性命也。往者有司多舉奏赦前事。累增罪過。誅陷無辜。殆非重信慎刑。灑心自新之意也。自今以來。有司無得陳赦前事。置奏上。有不如詔書。為虧恩。以不道論。定著為令。布告天下。使明知之。並本紀

獄

中都官獄。宣紀徐天麟按後漢百官志云。孝武以下置中都官獄二十六所。各令長名。

廷尉詔獄。周勃詣廷尉詔獄。

上林詔獄。成紀罷上林詔獄。師古曰。漢舊儀云。上林詔獄。主治苑中禽獸宮館事。

郡邸獄。宣紀曾孫坐收郡邸獄。注云。漢舊儀。郡邸獄。治天下郡國上計者。

掖庭祕獄。劉輔繫掖庭祕獄。三輔黃圖云。武帝改永巷為掖庭。置獄焉。

共工獄。劉輔傳徒繫共工獄注考工也。

若盧詔獄。王商詣若盧詔獄。

都船獄。王嘉致都船獄。

都司空獄。寶嬰劾繫都司空獄。又伍被傳為左右都司空詔獄書。

居室。灌夫傳灌夫繫居室。注云後改為保宮。

保宮。蘇武傳李陵母繫保宮。

內官。東方朔傳昭平君獄繫內官。

請室。爰盜傳絳侯反繫請室注獄也。

導官。張湯傳廷尉謁君弟繫導官。

暴室。宣紀注云暴室宣宮人獄。

水司空。伍被傳注云上林有水司空主囚徒官。

斷獄數

文帝即位刑罰大省。斷獄四百。有刑錯之風。刑法志

武帝時天下斷獄萬數。賈捐之傳又食貨志云斷獄歲以萬千數。

元康中魏相上書案今年計子弟殺父兄妻殺夫者凡二百二十二人。本傳
自昭宣元成哀平六世之間斷獄殊死率歲千餘口而一人耐罪上至右止三倍有餘。刑法志

西漢會要卷六十四

宋徐天麟撰

方域一

都邑

高帝五年。西都雒陽。齊戍卒婁敬求見。說上曰。陛下都雒陽。豈欲與周室比隆哉。上曰然。婁敬曰。陛下王天下。與周異。周之先。自后稷封邰。積德彙善十餘世。至于太王。王季。文王。武王。而諸侯自歸之。遂滅殷。爲天子。及成王卽位。周公相焉。乃營雒邑。以爲此天下之中。而諸侯四方納貢職。道里均矣。有德則易以王。無德則易以亡。故周之盛時。天下和洽。諸侯四夷莫不賓服。效力貢職。及其衰也。天下莫朝。周不能制。非惟其德薄也。形勢弱也。今陛下起豐沛。卷蜀漢。定三秦。與項羽戰滎陽。成羣之間。大戰七十。小戰四十。使天下之民。肝腦塗地。父子暴骨中野。不可勝數。哭泣之聲未絕。傷夷者未起。而欲比隆於成康之時。臣竊以爲不侔也。且夫秦地被山帶河。四塞以爲固。卒然有急。百萬之衆可具。因秦之故。資甚美膏腴之地。此所謂天府者也。陛下入關而都之。山東雖亂。秦之故地可全而有也。夫與人鬪。不搃其亢拊其背。未能全

其勝也。今陛下案秦之故地，此亦搯天下之亢而拊其背也。帝問羣臣，羣臣皆山東人，爭言周王數百年，秦二世卽亡，洛陽東有成皋，西有殽黽，背河鄉雒，其固亦足恃也。上問張良，良曰：雒陽雖有此固，其中小不過數百里，田地薄，四面受敵，此非用武之國。關中左殽函，右隴蜀，沃野千里，南有巴蜀之饒，北有胡苑之利，阻三面而固守，獨以一面東制諸侯，安定河渭，漕輓天下，西給京師，諸侯有變，順流而下，足以委輸，此所謂金城千里，天府之國。婁敬說是也。上卽日車駕西都長安，拜婁敬爲郎中，號曰奉春君，賜姓劉氏。

婁敬張良傳

元帝時，翼奉上疏曰：臣聞昔盤庚改邑，以興殷道，聖人美之。臣聞陛下徙都於成周，左據成皋，右阻黽池，前鄉崧高，後介大河，建滎陽，扶河東，南北千里，以爲關而入敖倉，地方百里者八九，足以自娛。東厭諸侯之權，西遠羌胡之難，陛下共已亡爲，按成周之居，兼盤庚之德，萬歲之後，長爲高宗。漢家郊兆寢廟祭祀之禮，多不應古。臣奉誠難竄居而改作，故願陛下遷都正本，衆制皆定。臣願陛下因天變而徙都，所謂與天下更始者也。書奏，天子異其意，答曰：問奉今園廟有七，云東徙狀何如。奉對曰：昔成王徙洛，盤庚遷殷，其所避就，皆陛下所明知也，非有聖明，不能一變天下之道。惟陛下裁敕。

翼奉傳

郡國沿革

本秦京師爲內史，分天下作三十六郡。漢興，以其郡太大，稍復開置，又立諸侯王國。武帝開廣三邊，故自

高祖增二十六。文景各六。武帝二十八。昭帝一。訖於孝平。凡郡國一百三。縣邑千三百一十四。道三十二。邑有蠻夷曰道。侯國二百四十一。地東西九千三百二里。南北萬三千三百六十八里。地理志

武帝元封五年。初置刺史部十三州。紀本

京兆尹。故秦內史。漢元年。項羽立司馬欣為塞王。為塞國。二年。欣降漢。為渭南郡。左馮翊。故秦內史。高帝

六年。更名河上郡。九年。罷復為內史。武帝建元六年。分為右內史。大初元年。更為京兆尹。左馮翊。故秦內史。漢元年。項羽立章邯為雍王。為雍國。二年

六年。分為左內史。太初元年。更名左馮翊。右扶風。故秦內史。漢元二年。項羽立章邯為雍王。為雍國。二年

建元六年。分為右內史。太初元年。更名左馮翊。右扶風。故秦內史。漢元二年。項羽立章邯為雍王。為雍國。二年

年。更名右扶風。以上為三輔。宏農郡。古函谷關。秦人恃之以為險固。武帝元鼎四年。罷復為內史。武帝

等。虜魏王豹定河內郡。高帝元年。立司馬印為殷王。為河南郡。本周王城。秦為三川郡。項羽立瑕邱

魏地置河東郡。河內郡。殷國。二年。印降漢。為河內郡。河南郡。申陽。為河南王。高帝取之。置河南郡。

右司隸。校尉領郡七。潁川郡。秦置。高帝封韓王信為韓國。六。汝南郡。高帝置。沛郡。故秦泗水郡。梁國。故秦碭郡。高祖五年。封彭越

為梁王。罷東郡。頗益梁。高后七年。恢徙魯國。故秦薛郡。高后元年。封張敖子王趙。以梁封呂產。文帝二年。封懷王楫。魯國。僂為魯國。孝景二年。封共王餘。

右豫州刺史領郡國五。魏郡。高帝置。鉅鹿郡。戰國趙地。秦始皇二十五年。常山郡。漢元年。項羽分趙立張耳為常山王。四年。清河郡。高

置景帝三年。立子乘為清河。廣平國。戰國屬趙。秦屬邯鄲郡。漢為廣平國。武帝征和二。真定國。武帝元

置武帝建元五年。國除復為郡。廣平國。年為平干國。宣帝五鳳二年。國廢。復為廣平國。信都郡。中。河開國。

置中山國。高帝置中山郡。景帝封信都國。二年。封惠王越。復為廣川國。宣帝甘露三年。為信都郡。河開國。

故趙文帝二年封河間王辟疆始置國十五
年國除為郡景帝二年封獻王德復為國
趙國封幽王友高后封共王恢文帝元年封幽王子遂景帝
三年國除為郡鄆郡五年
封趙敬肅王彭祖復為國

右冀州刺史領郡國十

東郡秦置漢十一年罷東陳留郡漢初屬河南郡山陽郡漢初屬梁國景帝中六年分梁為五國別為山
郡天漢四年更為昌邑國昭濟陰郡漢初屬梁國景帝中六年別為濟陰國武帝建元三年國除為郡宣
帝元平元年復為山陽郡濟陰郡甘露二年更名定陶國明年復為郡成帝和平四年復為定陶國
哀帝建平二年泰山郡高帝城陽國魯元公主邑更屬魯文帝二年封朱虛侯章為城陽王別為國淮陽
復為濟陰郡
國高帝十一年封子友始置國孝惠元年國除為淮陽郡高后元年封惠帝子強五年立子武孝文
國元年國除四年復為國十一年復為郡孝景二年復為國四年復為郡宣帝元康二年復為國東平
國漢初屬梁國景帝中六年封梁孝王子彭離別為濟東國
武帝元鼎元年國除為大河郡宣帝甘露二年為東平國

右兗州刺史領郡國八

琅邪郡秦置漢初屬齊呂后七年立劉澤為東海郡高帝臨淮郡武帝元狩泗水國漢初屬東海郡武帝
琅邪郡琅邪王別為國文帝元年更為郡
王商別楚國高帝五年封韓王信六年封元王交宣帝地
為國節元年國除為彭城郡黃龍元年復為國

右徐州刺史領郡國五

平原郡高帝六年千乘郡高帝濟南郡漢初為齊郡孝文十六年別為齊郡秦置齊郡漢元年項羽分齊為
王田安為膠東王三年併屬漢為郡六年封子肥為齊國孝文時分置城陽北海郡景帝中東萊郡高帝
雷川膠西濟南濟北國而齊地浸狹武帝元朔中齊王次昌亡後國除為郡

膠東國。故齊地。漢元年。項羽立田市為膠東王。五月。高密國。漢初屬齊。文帝十六年。別為膠西。留川國。漢屬齊。文帝十六年。封留川王賢。別為國。地理志云。十八年。誤也。

右青州刺史領郡國九

南陽郡。秦置。高祖元年。更為臨江郡。五年。復故。景帝二年。江夏郡。高帝置。桂陽郡。高帝置。武陵郡。高帝置。零陵郡。武帝元鼎六年。置。廣陵國。武帝元狩三年。國除。為廣陵郡。六年。封子胥為廣陵國。長沙國。五年。立吳芮為長沙國。

右荊州刺史領郡國八

廬江郡。漢初屬淮南國。文帝十六年。國除。為郡。九江郡。秦置。高帝四年。為淮南國。武帝元狩二年。置江都國。更屬豫章郡。高帝十六年。復為衡山國。武帝元狩二年。別為六安國。

右揚州刺史領郡國六

漢中郡。秦置。廣漢郡。高帝置。巴郡。秦置。蜀郡。秦置。犍為郡。武帝建元六年。越嶲郡。武帝元鼎六年。牂柯郡。武帝元鼎置。益州郡。武帝元封二年。置。益州郡。舉國降。置以為郡。

右益州刺史領郡八

安定郡武帝元鼎三年置北地郡秦置隴西郡秦置漢元年屬雍國二年併三秦復置隴西郡武威郡武帝紀云元狩二年匈奴昆邪王殺

威酒泉郡地理志云太初四年開與紀不同金城郡昭帝始元元年置天水郡武帝元鼎三年置武都郡武帝元鼎六年置張掖郡本匈奴昆邪王地

初元二年開與志不同元酒泉郡武帝紀云元狩二年置地理志云太初元年開與紀不同燉煌郡地理志云武帝後元元年置

右涼州刺史領郡十

太原郡秦置漢二年魏豹反盡有太原上黨之地九月虜豹定魏地置上黨太原等郡五年立韓王信為

年復上黨郡秦置漢二年魏豹有其上郡秦置高帝元年封董西河郡武帝元朔二年置朔方郡武帝元朔二年置五原

郡秦九原郡武帝更名雲中郡秦置高帝六年併屬代國十一月詔以代定襄郡高帝置雁門郡秦置高帝六年

郡秦九原郡武帝更名雲中郡秦置高帝六年併屬代國十一月詔以代定襄郡高帝置雁門郡秦置高帝六年

右并州刺史領郡九

涿郡高帝六年分勃海郡高帝代郡春秋為代國秦置代郡高祖元年徙趙歇為代王是時雲中雁門之

餘以其地封兄喜為代王七年匈奴攻代喜棄國自歸立子如意為代王以陳稀為相九年如意徙王趙

代地皆入郡十年陳稀反代地十一年漢擊破之周勃入定代地上乃取山南太原之地益屬代立子常

淮陽更立參為代王而太原遂為郡參傳至孫義徙清河而國除代亦復為郡蓋元鼎三年徙王上谷郡秦

元年為樂浪郡武帝元封三年遼東郡秦置廣陽國高帝元年復置燕國昭帝元鳳元年復為廣陽郡宣帝本始

廣陽國武帝元封三年

右幽州刺史領郡國十

南海郡秦置秦敗尉佗王此地武帝元鼎六年滅南粵後置郡鬱林郡故秦桂林郡屬尉佗武帝元鼎六年開更名蒼梧郡武帝元鼎六年開交趾郡武帝元鼎六年開

合浦郡武帝元鼎六年開九真郡武帝元鼎六年開日南郡故秦東郡武帝元鼎六年開更名

右交州刺史領郡七以上並見地理志

廢郡

蒼海郡武紀元朔元年東夷濊君南閭等口二

沈黎郡武帝元鼎六年定西南夷以荜都為沈黎郡後罷

文山郡同上宣帝地節三年省併蜀郡

儋耳郡武帝昭帝始元五年罷

珠厓郡武帝元鼎六年滅南粵置元帝初元三年罷

真番郡武帝元封三年定朝鮮置昭帝始元五年罷真番並入元菟

臨屯郡置同昭帝始元五年罷並入樂浪

象郡昭帝元鳳五年罷分屬鬱林牂柯

初武帝滅南越立珠厓儋耳郡皆在南方海中洲居廣袤可千里其民暴惡自以阻絕數犯吏禁吏亦酷

之。率數年壹反。殺吏。漢輒發兵擊定之。二十餘年間。凡六反。至宣帝時。又再反。元帝初元元年。珠厓又反。發兵擊之。諸縣更叛。連年不定。上與有司議大發軍。待詔賈捐之曰。臣聞堯舜禹之聖德。地方不過數千里。西被流沙。東漸於海。朔南暨。聲教迄於四海。言欲與聲教則治之。不欲與者不強治也。故君臣歌德。含氣之物。各得其宜。武丁成王。殷周之大仁也。然地東不過江黃。西不過氐羌。南不過蠻荆。北不過朔方。是以頌聲並作。視聽之類。咸樂其生。越裳氏重九譯而獻。此非兵革之所能致。以至乎秦。興兵遠攻。貪外虛內。而天下潰畔。孝文皇帝。偃武行文。當此時而斷獄數百。賦役輕簡。孝武皇帝。厲兵馬以攘四夷。天下斷獄萬數。賦煩役重。寇賊並起。軍旅數發。父戰死於前。子鬪傷於後。女子乘亭障。孤兒號於道。老母寡婦。飲泣巷哭。是皆廓地泰大。征伐不休之故也。今關東民衆久困。流離道路。人情莫親。父母莫樂。夫婦至嫁妻賣子。法不能禁。義不能止。此社稷之憂也。今陛下不忍惻惻之忿。欲驅士衆。擠之大海之中。快心幽冥之地。非所以救助饑饉。保全元元也。詩云。蠢爾蠻荆。大邦爲讐。言聖人起則後服。中國衰則先畔。自古而思之。何況乃復其南方萬里之蠻乎。略越之人。父子同川而浴。相習以鼻飲。與禽獸無異。本不足郡縣置也。顛顛獨居一海之中。霧露氣濕。多毒草蟲蛇。水土之害。人未見虜。戰士自死。又非獨珠厓有珠犀瑋瑁也。棄之不足惜。不擊不損威。其民譬猶魚鼈。何足貪也。臣竊以往者。羌軍言之。暴師曾未一年。兵出不踰千里。費四十餘萬萬。大司農錢盡。迺以少府禁錢續之。夫一隅爲不善。費尙如此。況於勞使遠攻。亡士毋功。

乎。求之往古則不合。施之當今又不便。臣愚以爲非冠帶之國。禹貢所及。春秋所治。皆可且無以爲。願遂棄珠厓。專用恤關東爲憂。上以問丞相御史。御史大夫陳萬年以爲當擊。丞相子定國以爲前日興兵擊之。連年護軍都尉校尉及丞凡十一人。還者二人。卒士及轉輸死者萬人以上。費用三萬萬餘。尙未能盡降。今關東困乏。民難搖動。捐之議是。上從之。初元三年春。詔曰。珠厓虜殺吏民。背畔爲逆。今廷議者或言可擊。或言可守。或欲棄之。其指各殊。朕日夜惟思議者之言。羞威不行。則欲誅之。狐疑辟難。則守屯田。通於時變。則憂萬民。夫萬民之饑餓。與遠蠻之不討。危孰大焉。且宗廟之祭。凶年不備。況乎辟不嫌之辱哉。今關東大困。倉庫空虛。無以相贍。又以動兵。非特勞民。凶年隨之。其罷珠厓郡。民有慕義欲內屬。便處之。不欲勿彊。珠厓由是罷。賈捐之傳

平帝元始四年。置西海郡。徙天下犯禁者處之。分京師置前輝光後丞烈二郡。更十二州名分界郡國所屬。本紀

西漢會要卷六十五

宋徐天麟撰

方域二

論形勢

沛公初入關。或說曰：秦富十倍天下，地形彊。今聞章邯降項羽，羽號曰雍王，王關中，卽來。沛公恐不得有此，可急使守函谷關，毋內諸侯軍。高紀

高帝六年，田肯賀上曰：甚善。陛下得韓信，又治秦中，秦形勝之國也。帶河阻山，縣隔千里，持戟百萬，秦得百二焉。地執便利，其以下兵於諸侯，譬猶居高屋之上，建瓴水也。夫齊東有琅邪，卽墨之饒，南有泰山之固，西有濁河之限，北有勃海之利，地方二千里，持戟百萬，縣隔千里之外，齊得十二焉。此東西秦也。高紀

韓生說項羽曰：關中阻山帶河，四塞之地，肥饒可都，以伯。項羽傳

井陘之道，車不得方軌，騎不得成列。韓信傳

主父偃言：齊臨菑十萬戶，市租千金，人衆殷富，鉅于長安。高五王傳

陳留天下之衝。四通五達之郊也。酈食其傳

梁爲大國。天下膏腴地。北界泰山。西至高陽。四十餘城。多大縣。文三王傳

濟北之地。東接強齊。南牽吳越。北脅燕趙。此四分五裂之國。鄒陽傳

淮陽天下郊勁兵處。灌夫傳

齊東階鉅海。南有琅邪。觀乎成山。射乎之罘。浮勃澥。游孟諸。邪與蕭慎爲鄰。右以湯谷爲界。秋田乎青邱。

彷徨乎海內。吞若雲夢者八九。其於胸中。曾不蒂芥。司馬相如傳

越非有城郭邑里也。處谿谷之閒。篁竹之中。習于水鬪。便於用舟。地深昧而多水險。中國之人。不知其敎。

阻而入其地。雖百不當其一。嚴助傳

會稽東接於海。南近諸越。北枕大江。同上

南山。天下之阻也。南有江淮。北有河渭。其地從汧隴以東。商維以西。厥壤肥饒。漢興去三河之地。止霸產。

以西。都涇渭之南。此所謂天下陸海之地。秦之所以虜西戎。兼山東者也。東方朔傳

宮。正史無者不載。後倣此。

長樂宮。高祖五年。治長樂宮。三輔黃圖。長樂宮本秦之興樂宮也。三輔舊事。宮殿疏。皆曰興樂宮。秦始皇

室先修秦舊宮。以居之也。

未央宮高祖七年蕭何治未央宮立東闕北闕前殿武庫太倉云云

雒陽南宮高祖置酒雒陽南宮

沛宮高祖十二年過沛留置酒沛宮

北宮在未央宮之北見靈光及張后傳

建章宮太初元年二月起

甘泉宮吾邱壽王傳薦寶鼎於甘泉宮

林光宮孟康曰甘泉一名林光秦離宮名見郊祀志

離宮叔孫通傳惠帝常出遊離宮

明光宮太初四年秋起明光宮在城西

長楊宮成帝元延二年幸長楊宮師古曰在盤屋

五柞宮武帝行幸盤屋五柞宮燕王傳作五柞

蕢楊宮宣帝甘露二年行幸蕢楊宮本紀注云左麟秦文王所起蕢音倍按東方朔傳作倍陽宮

池陽宮甘露三年上自甘泉宿池陽宮

章臺宮江都易王傳

宣曲宮司馬相如子虛賦注云。宣曲宮名在昆明池西。

棠梨宮同上。

宜春宮相如奏宜春宮賦。

鼎胡宮揚雄傳黃田以為在藍田。

蘭池宮揚雄傳汪云在渭城。

儲元宮馮昭儀傳黃圖云在上林苑。

雲陽宮同上。

昭臺宮霍后傳。

長壽宮元后傳。

長門宮東方朔傳。又傳皇后傳。

鈎弋宮趙婕妤傳。

長信宮東方朔傳。會朝長信宮。

永信宮哀帝祖母定陶恭皇太后稱永信宮。

中安宮哀帝母恭皇太后稱中安宮。

東宮劉向傳依東宮之尊師也

中宮哀紀食邑中宮師古曰中宮皇后之宮

長定宮潘于長傳又許后傳

桂宮成帝紀太子祈居桂宮

三雍宮河閒獻王傳獻雅樂對三雍宮

棧陽宮郊志幸幸棧陽宮

竹宮禮志自竹宮而望拜

步壽宮宣帝起步壽宮見郊祀志

平陽宮成帝時雍大雨壞平陽宮垣見郊祀志

德陽宮景帝廟號德陽諱不言廟

交門宮太始四年上交門宮

萬載宮燕刺王傳

黃山宮東方朔傳西至黃山注云宮名

首山宮元封六年作首山宮

思子宮子戾太

犬臺宮江充召見

回中宮匈奴傳回中地名在安定其中有宮

蒲陶宮匈奴傳單于來朝舍之上林苑蒲陶宮

龍淵宮武帝元光三年河水決濮陽郡十六發卒十萬救決河起龍淵宮服虔曰宮在長安西作銅飛龍故以冠名孟康曰在西平胃水可用淬河刀劍師古曰孟說是

宣防宮溝洫志塞瓠子築宮其上曰宣防

壽宮郊祀志武帝置壽宮北宮以禮神君

萬歲宮宣紀神爵元年幸萬歲宮

殿

承明殿在未央宮中成帝鴻嘉二年有雉蜚集於承明殿

長樂臨華殿永始四年災

紫殿成帝永始四年幸甘泉郊泰時降集紫殿

甘泉前殿郊祀

鳳凰殿宣帝作鳳凰殿以蒼嘉瑞見郊祀志

武臺殿李陵召見未央宮武臺殿

白虎殿杜欽對策

顯揚殿廣陵王傳

椒房殿外戚上官桀傳在未央宮皇后所居

溫室殿京房傳公卿朝會議溫室注殿名

高門殿

麒麟殿

玉堂殿

金華殿

曲臺殿

承明殿以上並見翼奉傳

駮娑殿揚雄傳殿名也

丙殿元后傳

飛羽殿元后傳

便殿武帝高園便殿災

函德殿宣帝金芝九莖於函德殿

鴻寧殿傅太后所居也見五行志

殿前雀光傳師古曰古者宮室高大通呼為殿非止天子宮室中

室廬

宣室賈誼傳受釐坐宣室王嘉何武召見宣室東方朔曰宣室者先帝之正處也非法度之政不得入

溫室京房傳

凌室惠帝四年未央宮凌室災凌室藏冰之所

織室惠帝四年織室災注織室織造繒帛處

作室成紀太子入作室門

非常室五行志成帝時男子王褒衣絳衣入非常室中

長樂鍾室韓信傳

暴室宣紀注暴室暴曬為名耳

畫室霍光傳止畫室不入

請室爰益傳

飾室元后傳

玉堂揚雄傳上玉堂又郊祀志建章宮南有玉堂

瑤堂禮樂志瑤堂

承明之廬殿助傳注在石渠閣

殿廬金日磾傳少疾臥廬師古曰殿中所止曰廬師

館

長安飛廉館孝武紀元封二年

上林礪氏館郊祀志

長楊射熊館元帝永光五年幸長楊射熊館布車騎大獵又見揚雄傳師古曰在盩厔縣其中有長楊射熊館

長安飛廉柱館郊祀志

甘泉益壽延壽館同上

上林平樂館武帝紀

雲林館霍后傳

陽祿柘館班倓仔賦二館名也

繭館元后傳

東館同上

上林涿沐館同上

長平館元后傳師古曰在長平坡

甲館書堂元后傳

白鶴館孝武園白鶴館見翼奉傳

宮館王新傳

闕

東闕北闕蕭何治未央宮立東闕北闕

鳳闕高二十餘丈見郊祀志

建章闕辰太子傳

長樂宮東闕宣紀五鳳三年鸞鳳集於長樂宮東闕

臺觀

叢臺高后元年趙王宮叢臺災本紀云本六國時趙王故臺連聚非一故名叢臺

露臺文帝卻作露臺本贊

柏梁臺元鼎二年春起柏梁臺以香柏爲之見本紀下同

甘泉通天臺元封二年作

屬玉觀宣紀甘露二年注云屬玉水鳥似鳩鵲

漸臺郊祀志揚雄傳注云漸臺在泰液池中

神明臺同上

昆明東觀元后傳太皇太后避時昆明東觀

武臺李陵召見武臺

石關封巒鳩鵲露臺司馬相如子虛賦四觀在甘泉宮

龍臺觀

細柳觀

顛天臺並子虛賦

歸來望思臺戾太子傳

曲臺異奉傳

平樂觀西域傳

河南成皋靈臺高祖薄姬傳

上蘭觀元后傳師古曰在上林中又見揚雄傳晉灼注同

甲觀畫堂成帝紀生於甲觀畫堂

陽雲臺子虛賦

蘭臺百官表掌圖籍之所

郎臺東方朔傳陛下累郎臺恐其不高也師古曰郎臺下周屋

樓閣

宣室閣宣紀甘露四年未央宮宣室閣火

石渠閣在未央宮北以藏祕書見施讎傳

天祿閣揚雄傳

麒麟閣蘇武傳圖功臣於麒麟閣

井幹樓郊祀志立井幹樓高五十丈或師古曰井幹樓積木而高為樓若井幹之形也井幹者井上木欄也其形或四角或八角張衡西京賦云幹接疊而百層即為此樓也

龍樓門。成帝常急召太子出龍樓門，不敢絕馳道。注云：門樓上有銅龍，若百鶴，蜚廉之爲名也。

苑囿

上林苑。武帝作上林苑，見東方朔傳。

中牟苑。昭帝元鳳三年，罷中牟苑。賦貧民本紀注云：在滎陽。

樂遊苑。宣帝神爵三年，起樂遊苑。本紀云：在杜陵西北，曲池之北。

水衡禁囿。元帝初元二年，與貧民。

博望苑。成紀武帝爲太子，作博望苑。令受賓客，成帝建始二年罷。

黃山苑。霍雲張圍獵黃山苑中，霍光傳。

梁東苑。梁孝王築東苑，三百里，本傳。

宜春下苑。元紀。

邊郡六牧師苑。百官表：師古曰：漢官儀：牧師諸苑三十，六所分布西邊北邊，養馬三十萬頭。

漢二年，故秦苑囿園池，令民得田之。本紀同。

平帝元始二年，罷安定呼池苑爲安民縣。師古曰：中山之安定也。

池籞

武帝元狩三年將討昆明。昆明有滇池方三百里。乃作昆明池以習水戰。臣瓚曰：西南夷傳有越瀾昆明毒國而為昆明所閉。今欲伐之，故作昆明池象之，以習水戰。在長安西南周圍四十里。食貨志又曰：時越欲與漢用船戰，乃大修昆明池也。

少府飲飛外池。元紀假與貧民。

嚴鑿池田。同上。

太液池。郊祀志揚雄傳作泰液。

上林十池。百官表少府屬官有上林十池監。

牛首池。司馬相如傳灌調牛首張揖曰牛首池名也在上林苑西。

安池。外戚傳安池監賞。

宣武地節三年詔池鑿未御幸者假與貧民。本紀。

道路

復道。上居南宮從復道上見諸將耦語高紀如瀆曰復音稷上下有道故謂之復。

輦道。霍光傳召內樂人輦道車首如瀆曰輦道閣道也。

馳道。成紀曰太子不敢絕馳道應劭曰馳道天子所行也。

諸門城門

未央宮司馬門成紀永始四年災

東司馬門東方朔傳

北司馬門五行志

殿東門

未央宮掖門高后紀注云門在兩旁若人之臂掖

北掖門楊敞傳

壁門建章宮南有壁門見郊祀志

高門未央宮中有高門汲黯傳

端門燕刺王傳又周勃傳師古曰殿正門也

龍樓門成紀注云門樓上有銅龍若白鶴蜚廉之爲名也

黃門元紀

作室門成紀

尙方掖門成紀注云掖門者正門之旁小門也

金馬門公孫宏王褒待詔金馬門

長秋門未央宮殿長秋門見戾太子傳

東交門東方朔傳

堯母門鉤弋趙婕妤傳

小苑東門蕭望之署小苑東門候

上林延壽門孝平王后傳

上東門賈誼傳維陽上東門師古曰東面最北門

十二城門百官表有十二城門候徐天麟按三輔黃圖云都城十二門東出第一門曰便門西出南頭第一門曰宣平門南出東頭第一門曰安門第二門曰西安門又曰便門西出南頭第一門曰直城門西出北頭第一門曰橫門

一門曰章城門第一門曰高門西頭第一門曰橫門

春王城門長安城東出北頭第一門也舊名宣平門翟方進傳

橫城門北面西頭第一門也成紀建始三年

覆盎城門劉屈氂傳一名杜門

便門長安城西面南頭第一門薛廣德傳

雍門趙婕妤傳注云在長安西北孝里西南

章城門五行志成帝元延元年章城門門牡自亡

直城門成南頭注云西出

譙門陳勝傳晉灼曰譙門上為高樓以望者

鋪頭哀紀孝元廟殿門銅龜蛇鋪首鳴如澗曰門鋪首

官寺

官寺元紀敗壞官寺古曰凡府庭所在皆呼為寺又何益傳注云

西漢會要卷六十六

宋徐天麟撰

方域三

宮苑雜錄

高帝七年。蕭何治未央宮。立東闕北闕前殿武庫太倉。上見其壯麗。甚怒。謂曰。天下匈匈勞苦數歲。成敗未可知。是何治宮室過度也。何曰。天下方未定。故可因以就宮室。且夫天子以四海爲家。非令壯麗亡以重威。且亡令後世有以加也。上說高紀

武帝建元三年。徵行始出北至池陽。西至黃山。宮名在槐里南獵長楊。東游宜春。丞相御史知指。乃使右輔都

尉徽循長楊以東。後乃私置更衣。從宣曲以南十二所中休更衣。投宿諸宮。長楊五柞倍陽宣曲尤幸。於是上以爲道遠勞苦。又爲百姓所患。乃使太中大夫吾丘壽王與待詔能用算者二人。舉籍阿城以南。盤屋以東。宜春以西。提封頃畝。及其賈直。欲除以爲上林苑。屬之南山。又詔中尉左右內史表屬縣草田。欲以償鄠杜之民。吾丘壽王奏事。上大說稱善。時東方朔在傍進諫曰。臣聞謙遜靜慤。天表之應。應之以福。

驕溢靡麗。天表之應。應之以異。今陛下累郎臺。恐其不高也。弋獵之處。恐其不廣也。如天不爲變。則三輔之地。盡可以爲苑。何必整屋鄠杜乎。奢侈越制。天爲之變。上林雖小。臣尚以爲大也。夫南山天下之阻也。南有江淮。北有河渭。其地汧隴以東。商雒以西。厥壤肥饒。漢興去三河之地。至霸產以西。都涇渭之南。此所謂天下陸海之地。秦之所以虜西戎。兼山東者也。其山出玉石。金銀銅鐵。豫章檀栢異類之物。不可勝原。此百工所取給。萬民所仰足也。又有秔稻梨栗桑麻竹箭之饒。土宜薑芋。水多蠃魚。貧者得以人給家足。無飢寒之憂。故鄠鎬之間。號爲土膏。其賈畝一金。今規以爲苑。絕陂池水澤之利。而取民膏腴之地。上乏國家之用。下奪農桑之業。棄成功。就敗事。損耗五穀。是其不可一也。且盛荆棘之林。而長養麋鹿。廣狐兔之苑。大虎狼之虛。又壞人塚墓。發人室廬。令幼弱懷土而思耆老。泣涕而悲。是其不可二也。斥而營之。垣而圃之。騎馳東西。車驚南北。又有深溝大渠。夫一日之樂。不足以危無隄之輿。是其不可三也。故務苑囿之大。不恤農時。非所以強國富人也。夫殷作九市之宮。而諸侯畔。靈王起章華之臺。而楚民散。秦興阿房之殿。而天下亂。糞土愚臣。忘生觸死。逆盛意。犯隆指。罪當萬死。不勝大願。願陳秦階六符。以觀天變。不可不省。是日因奏秦階之事。上乃拜朔爲太中大夫。給事中。賜黃金百斤。然遂起上林苑。如壽王所奏云。

東方朔傳

元鼎二年春。起柏梁臺。作承露盤。高二十丈。大七圍。以銅爲之。上有僊人掌以承露。和玉屑飲之。可以長

生宮室之修。自此日盛。志注

郊祀

元封二年。公孫卿曰。僊人可見。上往常遽。以故不見。今陛下可爲館。如緱氏城。置脯棗。神人宜可致。且僊人好樓居。於是上令長安則作飛廉桂館。甘泉則作益壽延壽館。使卿持節設具。而候神人。乃作通天臺。置祠具其下。將招來神僊之屬。於是甘泉更置前殿。始廣諸宮室。志下

郊祀

太初元年。柏梁臺災。越人勇之言於武帝曰。粵俗有火災復起屋。必以大用勝服之。於是作建章宮。度爲千門萬戶。前殿度高未央。其東則鳳闕高二十餘丈。其西則商中數十里虎圈。其北治大池。漸臺高二十餘丈。名曰太液池。中有蓬萊方丈瀛洲壺梁象海中神山龜魚之屬。其南有玉堂大鳥之屬。立神明臺井幹樓。高五十丈。輦道相屬焉。志

郊祀

元帝延翼奉。問以得失。奉以爲宮室苑囿。奢泰難供。以故民困國虛。不改其本。難以未正。乃上疏曰。孝文皇帝躬行節儉。外省徭役。其時未有甘泉建章。及上林中諸離宮館也。未央宮又無高門武臺麒麟鳳凰白虎玉堂金華之殿。獨有前殿曲臺漸臺宣室溫室承明耳。孝文欲作一臺。度用百金。重民之財。廢而不爲。其積土基。至今猶存。又下遺詔。不起山墳。故其時天下大和。百姓洽足。德流後嗣。願陛下遷都正本。衆制皆定。亡復繕治宮館。不急之費。歲可餘一年之蓄。翼奉

初元元年。令諸宮館希御幸者勿繕治。本紀

下同

五年罷上林宮館希御幸者。

成帝建始元年罷上林宮館希御幸者二十五所。

元延二年十二月羽獵揚雄從以爲昔在二帝三王宮館臺榭沼池苑囿林麓藪澤財足以奉郊廟御賓客充庖廚而已不奪百姓膏腴穀土桑柘之地女有餘布男有餘粟國家殷富上下交足故甘露零其庭醴泉流其唐鳳凰巢其樹黃龍遊其沼麒麟臻其囿神爵棲其林昔者禹任益虞而上下和草木茂成湯好田而天下用足文王囿百里民以爲尙小齊宣王囿四十里民以爲大裕民之與奪民也武帝廣開上林南至宜春鼎湖御宿昆吾旁南山而西至長楊五柞北繞黃山瀕渭而東周袤數百里穿昆明池象滇河營建章鳳闕神明馭娑漸臺泰液象海水周流方丈瀛洲蓬萊游觀侈靡窮妙極麗雖頗割其三垂以贍齊民然至羽獵田車戎馬器械儲侍禁禦所營尙泰奢麗誇詡非堯舜成湯文王三驅之意也又恐後世復修前好不折中以泉臺故聊因校獵賦以風揚雄傳上

省中昭紀長公主共養省中伏犧曰蔡邕云本爲禁中門闔有禁非侍御之臣不得妄入行道豹尾中亦爲禁中孝元皇后父名禁避之故曰省中師古曰省察也言入此中皆當察視不可妄也

掖庭元后傳武帝改永巷爲掖庭

文石之陛赤墀之塗梅福傳願一登文石之陛涉赤墀之塗應劭曰以丹淹塗泥殿上

法坐梅福傳師古曰法坐正坐也猶言法宮也

章臺街張敞為京兆尹走馬章臺街三輔舊事云長安城中八街九陌張衡西京賦云參塗夷庭野塗相經廛里端直藁字齊平

藁街陳湯傳蠻夷邸在藁街

華陽街劉屈釐妻冢首華陽街

鄉里

大率十里一亭一鄉縣大率方百里其民稠則減稀則曠鄉亭亦如之凡縣道國邑千五百八十七鄉六

千六百二十二百官表

中陽里高祖居豐中陽里漢舊儀云中陽里名

尙冠里宣帝在民間時居尙冠里本紀

長安戚里萬石君石奮家長安戚里

陵里萬石君傳

關

關中關中謂咸陽秦所都也東函谷關南嶢關中關武關西散關北蕭關故咸陽曰關中

沛公初入關或說曰秦富十倍天下地形彊可急使守函谷關高紀文穎曰是時關在宏農縣

武帝元鼎三年徙函谷關於新安以故關為宏農縣本紀應劭曰時樓船將軍楊僕數有大功恥為關外因上書乞徙東關以家財給其用度武帝意亦好廣

霍光曰。函谷京師之固。故以丞相弟爲關都尉。魏相傳

城塞

漢二年。繕治河上塞。高紀。又鄧通傳注云。東北謂之塞。西南謂之微也。

六年。令天下縣邑城。

惠帝元年正月。城長安。

三年。發長安六百里內男女十四萬六千人。城長安。三十日罷。

五年。復發長安六百里內男女十四萬五千人。城長安。三十日罷。

九月。長安城成。賜民戶爵一級。以上並本紀

文帝時。量錯請募民徙塞。曰。以便爲之。高城深塹。具蘭石。布渠荅。復爲一城。其內城間百五十步。要害之

處。通川之道。調立城邑。毋下千家。爲中周虎落。本傳師古曰。虎落者。以竹篾相連。遮落之也。

武帝元朔三年。城朔方城。

太初元年。築塞外受降城。

三年。遣光祿勳徐自爲。築五原塞外列城。西北至盧朐。強弩都尉路博德築居延。

昭帝元鳳六年。募郡國徒築遼東元菟城。以上並本紀

傳置

乘傳高紀五年田橫乘傳詣洛陽如瀋曰律四馬高足為置傳四馬中足為馳傳四馬下足為乘傳一馬

戀反張

傳置文紀二年太僕見馬遺財足餘皆以給傳置史記正義曰樂產云傳置一也謂乘傳也

傳馬昭紀元鳳二年省乘與馬及

傳車郊祀志與

一封軺傳平紀如瀋曰律諸當乘傳及發駕置傳者皆持尺五寸本傳信封以御史大夫印章其乘傳參

古曰以一馬駕軺車而乘傳

一乘傳郊祀志陳寶祀每見雍太祝祠以太

四乘傳司馬相如諡蜀使者

四馬傳壽韓延

六乘傳文紀張武等六人乘六乘傳

七乘傳昌邑王傳賀乘七

馳傳陳平傳平乘馳傳

載周勃代樊噲將

軺傳申公傳弟子二人乘軺傳從

疾置劉屈氂傳

騎置李陵傳因騎置以聞

驛騎陳湯傳

廩置田儼傳戶鄉廩置

置亭馮奉世傳

傳舍酈食其傳師古曰傳舍者人所止息前人已去後人復來轉相傳也一音張戀反謂傳置之舍也其義兩通

縣次傳汲黯傳匈奴叛其主降徐以縣次傳之

假軺傳梅福求假軺傳詣行在所

亭障

高祖爲泗上亭長高紀師古曰秦法十里一亭亭長者主亭之吏也亭謂停留宿食之所

大率十里一亭亭有長十亭一鄉縣大率方百里其民稠則減稀則曠鄉亭亦如之皆秦制也凡縣道國

邑千五百八十七鄉六千六百二十二亭二萬九千六百三十五百官表

武帝元光六年南夷始置郵亭史記將相年表按是時唐蒙通西南夷治夜郎道始成故置郵亭比內郡焉

元鼎中天子行獵新秦中或千里無亭徼於是誅北地太守以下食貨志

武帝征四夷開西域自敦煌西至鹽澤往往起亭西域傳

武帝通大宛諸國使者相望於道於是漢列亭障至玉門矣西域傳元封六年事

武帝軍旅數發女子乘亭障賈捐之傳

太初三年匈奴入定襄雲中壞光祿諸亭障本紀

狄山乘一障張湯傳居一障間師古曰障為要險之處別築為城因置吏士而為障蔽以扞寇也

宣帝神爵元年趙充國奏計度臨羌東至浩亶羌虜故田及公田可二千頃以上其間郵亭多壞敗者臣

前部士入山伐木六萬餘枚在水次臣願罷兵屯田以閒暇時下所伐材繕治郵亭充入金城趙充國傳

郵亭鄉官黃霸傳師古曰郵亭書舍謂傳送文書所止處亦如今之驛館矣鄉官者鄉所治處也

都亭司馬相如傳往舍都亭師古曰臨邛所治都之亭

元帝時羌虜燔燒置亭馮奉世傳

平帝置宗師得因郵亭書言宗伯請以聞本紀

斥候

西邊北邊之郡斥候望烽燧不得臥賈誼傳

趙充國常以遠斥候爲務。本傳

東南一尉西北一候。揚雄解嘲

邸

大鴻臚屬官有郡邸長丞。師古曰主諸郡之邸在京師者也按初置郡國邸屬少府中屬中尉後屬大鴻

臚百官表

武帝封禪詔諸侯治邸泰山下。郊祀志

蠻夷邸。元紀師古曰若今鴻臚客館黃圖云蠻夷邸在城外橐街中

西漢會要卷六十七

宋徐天麟撰

方域四

黃河

漢興三十有九年。孝文時。河決酸棗。東潰金隄。於是東郡大興。卒塞之。其後三十六歲。孝武元光中。河決於瓠子東南。注鉅野。通於淮泗。上使汲黯。鄭當。時興人徒塞之。輒復壞。是時武安侯田蚡爲丞相。其奉邑食鄆。鄆居河北。河決而南。則鄆無水災。邑收入多。蚡言於上曰。江河之決。皆天事。未易以人力彊塞。彊塞之。未必應天。而望氣用數者。亦以爲然。是以久不復塞也。自河決瓠子。後二十餘歲。歲因以數不登。而梁楚之地尤甚。上旣封禪。巡祭山川。其明年乾封。少雨。上乃使汲仁。郭昌。發卒數萬人。塞瓠子決河。於是上以用事萬里沙。則還。自臨決河。湛白馬玉璧。令羣臣從官。自將軍以下。皆負薪。寘決河。是時東郡燒草。以故薪柴少。而下淇園之竹。以爲犍。上旣臨河決。悼功之不成。乃作歌曰。瓠子決兮。將奈何。浩浩洋洋。慮殫爲河。殫爲河兮。地不得寧。功無已時兮。吾山平。於是卒塞瓠子。築宮其上。名曰宣防。而道河北行二渠。復

禹舊迹。而梁楚之地復寧無水災。是時方事匈奴。興功利。言便宜者甚衆。齊人延年上書言河出昆侖。經中國。注勃海。是其地勢西北高而東南下也。可案圖書。觀地形。令水工準高下。開大河上領。出之胡中。東注之海。如此關東長無水災。北邊不憂匈奴。可以省隄防備塞。士卒轉輸。胡寇侵盜。覆軍殺將。暴骨原野之患。天下常備匈奴。而不憂百越者。以其水絕壤斷也。此功一成。萬世大利。書奏。上壯之。報曰。延年計議甚深。然河乃大禹之所道也。聖人作事。爲萬世功。通於神明。恐難改更。自塞宣房後。河復北決於館陶。分爲屯氏河。東北經魏郡。清河信都。勃海入海。廣深與大河等。故因其自然。不隄塞也。此開通後。館陶東北四五郡。雖時小被水害。而兗州以南六郡無水憂。宣帝地節中。光祿大夫郭昌。使行河北。曲三所水流之勢。皆邪直貝邱縣。恐水盛。隄防不能禁。乃各更穿渠直東。經東郡界中。不令北。曲渠通利。百姓安之。元帝永光五年。河決清河。靈鳴犢口。而屯氏河絕。成帝初。清河都尉馮遂。奏言。郡承河下流。與兗州東郡分水爲界。城郭所居尤卑下。土壤輕脆。易傷。頃所以闕無大害者。以屯氏河通。兩川分流也。今屯氏河塞。靈鳴犢口。又益不利。獨一川兼受數河之任。雖高增隄防。終不能泄。如有霖雨。旬日不霽。必盈溢。靈鳴犢口在清河東界。所在處下。雖令通利。猶不能爲魏郡清河減損水害。禹非不愛民力。以地形有勢。故穿九河。今旣滅難明。屯氏河不流行。七十餘年。新絕未久。其處易浚。又其口所居高。於以分流。殺水力。道里便宜。可復浚。以助大河。泄暴水。備非常。又地節時。郭昌穿直渠。後三歲。河水更從故第二曲間。北可六里。復南合。

今其曲勢復邪直貝邱。百姓寒心。宜復穿渠東行。不豫脩治。北決病四五郡。南決病十餘郡。然後憂之晚矣。事下丞相御史白。博士許商治尙書。善爲算。能度功用。遣行視。以爲屯氏河盈溢所爲方用。度不足。可且勿浚。三歲。河果決於館陶。及東郡金隄。泛濫兗豫。入平原千乘濟南。凡灌四郡三十二縣。水居地十五萬餘頃。深者三丈。壞敗官亭室廬。且四萬所。御史大夫尹忠對方略疏闕。上切責之。忠自殺。遣大司農非大司農名調非調也。非調均錢穀。河決所灌之郡。謁者二人發河南以東灌船五百艘。徙民避水居邱陵。九萬七千餘口。河隄使者王延世使塞。以竹落長四丈大九圍。盛以小石。兩船夾載而下之。三十六日。河隄成。上曰。東郡河決。流漂二州。校尉延世隄防三旬立塞。其以五年爲河平元年。卒治河者爲著外繇。六月。惟延世長於計策。功費約省。用力日寡。朕甚嘉之。其以延世爲光祿大夫。秩中二千石。賜爵關內侯。黃金百斤。後二歲。河復決平原。流入濟南千乘。所壞敗者半建始時。復遣王延世治之。杜欽說大將軍王鳳。以爲前河決。丞相史楊焉言。延世受焉術以塞之。蔽不肯見。今獨任延世。延世見前塞之易。恐其慮害不深。又審如焉言。延世之巧。反不如焉。且水勢各異。不博議利害。而任一人。如使不及。今冬成。來春桃花水盛。必羨溢。有填淤反壤之害。如此數郡。種不得下。民人流散。盜賊將生。雖重誅延世。無益於事。宜遣焉。及將作大匠許商。諫大夫乘馬延年。雜作。延世與焉。必相破壞。深論便以相難。極商延年皆明計算。能商功利。足以分別是非。擇其善者而從之。必有成功。鳳如欽言。白遣焉等作治。六月。迺成。復賜延世黃金百斤。治河卒。

非受平賈者爲著外繇六月後九歲鴻嘉四年楊焉言從河上下患底柱隘可鑄廣之上從其言使焉鑄之鑄之裁沒水中不能去而令水益湍怒爲害甚於故是歲渤海清河信都河水溢溢灌縣邑三十一敗官亭民舍四萬餘所河隄都尉許商與丞相史孫禁共行視圖方略禁以爲今河溢之害數倍於前決平原時今可決平原金隄開開通大河令入故篤馬河至海五百餘里水道浚利又乾三郡水地得美田且二十餘萬頃足以償所開傷民田廬處又省吏卒治隄救水歲三萬人以上許商以爲古說九河之名有徒駭胡蘇鬲津今見在成平東光鬲界中自鬲以北至徒駭間相去二百餘里今河雖數移徙不離此域孫禁所欲開者在九河南篤馬河失水之迹處勢平夷旱則淤絕水則爲敗不可許公卿皆從商言先是谷永以爲河中國之經瀆聖王興則出圖書王道廢則竭絕今潰溢橫流漂沒陵阜異之大者也修政以應之災變自除是時李尋解光亦言陰氣盛則水爲之長故一日之間晝減夜增江河滿溢所謂水不潤下雖常於卑下之地猶日月變見於朔望明天道有因而作也衆庶見王延世蒙重賞競言便巧不可用議者常欲求索九河故迹而穿之今因其自決可且勿塞以觀水勢河欲居之當稍自成川跳出沙土然後順天心而圖之必有成功而用財力寡於是遂止不塞滿昌師丹等數言百姓可哀上數遣使者處業振贍之哀帝初平當使領河隄奏言九河今皆寘滅按經義治水有決河深川而無隄防壅塞之文河從魏郡以東北多溢決水迹難以分明四海之衆不可誣宜博求能浚川疏河者下丞相孔光大司空何武

奏請部刺史三輔三河宏農太守舉吏民能者莫有應書待詔賈讓奏言治河有上中下策古者立國居民彊理土地必遺川澤之分度水執所不及大川無防小水得入陂障卑下爲汙澤使秋水多得以有所休息左右游波寬緩而不迫夫土之有川猶人之有口也治土而防其川猶止兒啼而塞其口豈不遽止然其死可立而待也故曰善爲川者決之使道善爲民者宣之使言蓋隄防之作近起戰國壅防百川各以自利齊與趙魏以河爲竟趙魏瀕山齊地卑下作隄去河二十五里河水東抵齊隄則西泛趙魏趙魏亦爲隄去河二十五里雖非其正水尙有所遊盪時至而去則填淤肥美民耕田之或久無害稍築室宅遂成聚落大水時至漂沒則更起隄防以自救稍去其城郭排水澤而居之洪溺自其宜也今隄防陋者去水數百步遠者數里近黎陽南故大金隄從河西北行至西山南頭乃折東與東山相屬民居金隄東爲廬舍住十餘歲更起隄從東山南頭直南與故大隄會又內黃界中有澤方數十里環之有隄往十餘歲太守以賦民民今起廬舍其中此臣親所見者也東郡白馬故大隄亦復數重民皆居其間從黎陽北盡魏界故大隄去河遠者數十里內亦數重此皆前世所排也河從河內北至黎陽爲石隄激使東抵東郡平剛又爲石隄使西北抵黎陽觀下又爲石隄使東北抵東郡津北又爲石隄使西北抵魏郡昭陽又爲石隄激使東北百餘里間河再西三東迫隄如此不得安息今行上策徙冀州之民當水衝者決黎陽遮害亭放河使北入海河西薄大山東薄金隄勢不能遠泛濫朞月自定難者將曰若如此敗壞城郭

田廬冢墓以萬數。百姓怨恨。昔大禹治水。山陵當路者毀之。故鑿龍門。辟伊闕。折底柱。破碣石。墮斷天地之性。此乃人功所造。何足言也。今瀕河十郡。治隄歲費且萬萬。及其大決。所殘無數。如出數年治河之費。以業所徙之民。遵古聖之法。定山川之位。使神人各處其所。而不相奸。且以大漢方制萬里。豈其與水爭咫尺之地哉。此功一立。河定民安。千載無患。故謂之上策。若乃多穿漕渠於冀州地。使民得以溉田。分殺水怒。雖非聖人法。然亦救敗術也。難者將曰。河水高於平田。歲增隄防。猶尚決溢。不可以開渠。臣竊按視遮害亭。西十八里。至淇水口。乃有金隄。高一丈。自是東地稍下。隄稍高。至遮害亭。高四五丈。往五六歲。河水大盛。增丈七尺。壞黎陽南郭門。入至隄下。水未踰隄二尺所。從隄上北望。河高出民屋。百姓皆走上山。水留十三日。隄潰。吏民塞之。臣循隄上行。視水勢。南七十餘里。至淇口。水適至隄半。計出地上五尺所。今可從淇口以東爲石。隄多張水門。初元中。遮害亭下河。去隄足數十步。至今四十餘歲。適至隄足。由是言之。其地堅矣。恐議者疑河大川難禁制。滎陽漕渠。足以卜之。其水門但用木與土耳。今據堅地作石隄。勢必完安。冀州渠首。盡當仰此水門。治渠非穿地也。但爲東方一隄。北行三百餘里。入漳水中。其西因山足高地。諸渠皆往。往股引取之。旱則開東方下水門。溉冀州。水則開西方高門。分河流。通渠有三利。不通有三害。民常罷於救水。半失作業。水行地上。湊潤上徹。民則病濕氣。木皆立枯。鹵不生穀。決溢有敗。爲魚鼈食。此三害也。若有渠。溉則鹽鹵下隰。填淤加肥。故種禾麥。更爲秔稻。高田五倍。下田十倍。轉漕舟船之便。

此三利也。今瀕河隄吏卒郡數千人。伐買薪石之費。歲數千萬。足以通渠成水門。又民利其溉灌。相率治渠。雖勞不罷。民田適治。河隄亦成。此誠富國安民。興利除害。支數百歲。故謂之中策。若乃繕完故隄。增卑培薄。勞費無已。數逢其害。此最下策也。王莽時。召能治河者。以百數。但崇空語。無施行者。講漁志

西漢會要卷六十八

蕃夷上

匈奴

匈奴其先夏后氏之苗裔。曰淳維。自淳維以至頭曼。千有餘歲。時大時小。別散分離尙矣。單于頭曼有太子曰冒頓。冒頓殺父自立。是時漢初定。徙韓王信於代。都馬邑。匈奴大攻圍馬邑。韓信降匈奴。匈奴得信。因引兵南踰句注。攻太原。至晉陽下。高帝自將兵擊之。會冬大寒雨雪。卒之墮指者十二三。於是冒頓陽敗走。誘漢兵。漢逐擊冒頓。冒頓匿其精兵。見羸弱。高帝先至平城。步兵未盡到。冒頓縱精兵三十餘萬。騎圍高帝於白登。七日。高帝乃使使間厚遺閼氏。閼氏乃謂冒頓曰。兩主不相困。今得漢地。單于終非能居之。冒頓與韓信將王黃趙利期。而兵久不來。疑其與漢有謀。亦取閼氏之言。乃開圍一角。於是高皇帝令士皆持滿傳矢外鄉。從解角直出。得與大軍合。而冒頓遂引兵去。漢亦引兵罷。使劉敬結和親之約。奉宗室女翁主爲單于閼氏。歲奉匈奴絮繒酒食物各有數。約爲兄弟以和親。孝惠高后時。冒頓寢驕。乃爲書

宋徐天麟撰

使使遣高后曰。孤債之君。生於沮澤之中。長於平野牛馬之域。數至邊境。願遊中國。陛下獨立。孤債獨居。兩主不樂。無以自虞。願以所有。易其所無。高后大怒。召丞相平及樊噲。季布等。議斬其使者。發兵擊之。樊噲曰。臣願得十萬衆。橫行匈奴中。季布曰。噲可斬也。前陳豨反於代。漢兵三十二萬。噲爲上將軍。時匈奴圍高帝於平城。噲不能解圍。今傷痍者甫起。而噲欲搖動天下。妄言以十萬衆橫行。是面謾也。且夷狄譬如禽獸。得其善言。不足喜。惡言。不足怒也。高后曰。善。令大謁者張澤報書曰。單于不忘敝邑。賜之以書。敝邑恐懼。退日自圖。年老氣衰。髮齒墮落。行步失度。單于過聽。不足以自汗。敝邑無罪。宜在見赦。竊有御車二乘。馬二駟。以奉常駕。冒頓得書。復使使來謝曰。未嘗聞中國禮義。陛下幸而赦之。因獻馬。遂和親。至孝文卽位。復修和親。其三年夏。匈奴右賢王入居河南地爲寇。於是文帝遣丞相灌嬰將擊右賢王。走出塞。其明年。單于遣漢書曰。善寢兵。休士養馬。除前事。復古約。以安邊民。書至。漢議擊與和親。孰便。公卿皆曰。和親甚便。漢許之。孝文前六年。遣匈奴書曰。漢與匈奴約爲兄弟。所以遣單于甚厚。背約離兄弟之親者。常在匈奴。然右賢王事已在赦前。勿深誅。單于若稱書意。明告諸吏。使無負約。有信。敬如單于書。使者言。單于自將并國有功。甚苦兵事。服繡綺衣。長襦錦袍各一。比疏一。黃金筋具帶一。黃金犀毗一。繡十四匹。錦二十四匹。赤緋綠繒各四十四匹。使中大夫意謁者令肩遺單于。後頃之。冒頓死。子稽粥立。號曰老上單于。文帝復遣宗人女翁主爲單于閼氏。使宦者中行說傳翁主。說不欲行。漢彊使之。說曰。必我也爲漢患者。

中行說既至，因降單于。單于愛幸之，日夜教單于候利害處。孝文十四年，匈奴單于十四萬騎入朝，擗蕭關，殺北地都尉卬，虜人民畜產甚多，遂至彭陽，使騎兵入燒回中宮，候騎至雍甘泉。於是文帝以中尉周舍郎中令張武爲將軍，發車千乘，十萬騎，軍長安旁，以備胡寇。而拜昌侯盧卿爲上郡將軍，寧侯魏遯爲北地將軍，隆慮侯周竈爲隴西將軍，東陽侯張相如爲大將軍，成侯董赤爲將軍。大發車騎往擊胡。單于留塞內月餘，漢逐出塞，卽還。匈奴日以驕，歲入邊，漢甚患之。乃使使遣匈奴書，單于亦使當戶報謝。復言和親事。孝文後二年，使使遺匈奴書曰：「朕與單于皆捐細故，俱蹈大道也。墮壞前惡，以圖長久。和親之後，漢過不先，單于其察之。」後四年，老上單于死，子軍臣單于立。漢復與匈奴和親，軍臣單于立歲餘，匈奴復絕和親。大入上郡雲中，各三萬騎，所殺略甚衆。於是漢使三將軍軍屯北地，代屯句注，趙屯飛狐口。緣邊亦各堅守，以備胡寇。又置三將軍，軍長安西細柳渭北棘門霸上，以備胡。後歲餘，文帝崩，景帝立，復與匈奴和親，通關市，給遺單于，遣翁主，如故約。終景帝世，時時小入盜邊，無大寇。武帝卽位，明和親約束，厚遇關市，饒給之。漢使馬邑人聶翁壹，間闌出物，與匈奴交易，陽爲賣馬邑城，以誘單于。單于信之，而貪馬邑財物，乃以十萬騎入武州塞。漢伏兵三十餘萬馬邑旁，御史大夫韓安國爲護軍將軍，四將軍以伏單于。單于入漢塞，見畜布野而無人牧者，怪之。時雁門尉史知漢謀，具告單于。單于大驚曰：「吾固疑之。」乃引兵還。漢以恢本建造兵，謀而不進，誅恢。自是後，匈奴絕和親，自馬邑軍後，五歲之秋，漢使四將各萬騎擊胡。

關市下將軍衛青出上谷至龍城得胡首虜七百人公孫敖出雲中無所得公孫敖出代郡爲胡所敗七千李廣出雁門爲胡所敗匈奴生得廣廣後亡歸其明年秋匈奴二萬騎入漢殺遼西太守略二千餘人又敗漁陽太守軍千餘人圍將軍安國安國時千餘騎亦且盡會燕救適至匈奴乃去又入雁門殺略千餘人於是漢使將軍衛青將三萬騎出雁門李息出代郡擊胡得首虜數千其明年衛青復出雲中以西至隴西擊胡之樓煩白羊王於河南得胡首虜數千羊百餘萬於是漢遂取河南地築朔方復繕故秦時蒙恬所爲塞因河而爲固漢亦棄上谷之斗辟縣造陽地以予胡是歲元朔二年也其冬軍臣單于死其弟左谷蠡王伊穉斜自立爲單于攻敗軍臣單于太子於單於單于降漢數月死伊穉斜單于旣立其夏匈奴數萬騎入代郡秋又入雁門明年又入代郡定襄上郡匈奴右賢王怨漢奪之河南地而築朔方數寇盜邊及入河南侵擾朔方殺掠吏民甚衆其明年春漢遣衛青將六將軍十餘萬人出朔方高闕夜圍右賢王右賢王大驚脫身逃走漢將軍得右賢王人衆男女萬五千人裨小王十餘人其明年春漢復遣大將軍衛青將六將軍十餘萬騎仍再出定襄數百里擊匈奴得首虜前後萬九千餘級而漢亦亡兩將軍三千餘騎右將軍建得以身脫而前將軍趙信兵不利降匈奴其明年胡數萬騎入上谷殺數百人明年春漢使驃騎將軍去病將萬騎出隴西過焉耆山千餘里得胡首虜八千餘級得休屠王祭天金人其夏驃騎將軍復與合騎侯數萬騎出隴西北地二千里過居延攻祁連山得胡首虜三萬餘級裨小王以

下十餘人。是時匈奴亦來入代郡雁門，殺掠數百人。漢使博望侯及將軍李廣出右北平，擊匈奴左賢王。左賢王圍李廣軍四千人，死者過半。會博望侯軍救至，李將軍得脫，盡亡其軍。其秋，單于怒昆邪王休屠王居西方，爲漢所殺虜數萬人，欲召誅之。昆邪王殺休屠王，并將其衆降漢。漢已得昆邪，則隴西北地河西益少胡寇。徙關東貧民處所，奪匈奴河南地，新秦中以實之。西滅北地以西戍卒半。明年春，匈奴入右北平定襄各數萬騎，殺掠千餘人。其年春，漢令大將軍青驃騎將軍去病中分軍，大將軍出定襄，驃騎將軍出代，咸約絕幕擊匈奴。單于聞之，遠其輜重，以精兵待於幕北。與漢大將軍接戰一日，會暮，大風起，漢兵縱左右翼圍單于。單于自度不能與漢兵戰，遂獨與壯騎數百潰漢圍西北遁走。驃騎封於狼居胥山，禪姑衍，臨瀚海而還。是後匈奴遠遁，而幕南無王庭。漢度河自朔方以西至今居，往往通渠置田官，吏卒五六萬人，會驃騎將軍去病死。於是漢久不北擊胡。數歲，伊穉斜單于立十三年死，子烏維立爲單于。是歲元鼎三年也。其後漢方南誅兩越，不擊匈奴。匈奴亦不入邊。烏維立三年，漢已滅兩越。天子巡邊，親至朔方，勒兵十八萬騎，以見武節。而使郭吉風告單于曰：南越王頭已懸於漢北闕下，今單于卽能與漢戰，天子自將兵待邊，卽不能，亟南面而臣於漢。何但遠走亡匿於幕北寒苦無水草之地爲？單于大怒，留郭吉不歸，遷辱之北海上。而單于終不肯爲寇於漢邊。休養士馬，習射獵，數使使好辭甘言求和親。漢使王烏等闕匈奴。匈奴法，漢使不去節，不以墨黥其面，不得入穹廬。王烏北地人，習胡俗，去其節，黥面入廬。

單于愛之。陽許曰：吾爲遣其太子入質於漢，以求和親。漢使楊信使於匈奴。是時漢東拔濊貉朝鮮以爲郡，而西置酒泉郡以隔絕胡與羌通之路。又西通月氏大夏，以翁主妻烏孫王，以分匈奴西方之援國。又北益廣田至眩雷爲塞，而匈奴終不敢以爲言。烏維單于立十歲死，子詹師廬立，年少號爲兒單于。是歲元封六年也。明年春，漢使浞野侯破奴將二萬騎出朔方，期至浚稽山而還。匈奴生得浞野侯軍，遂沒於匈奴。兒單于立三歲而死，子少。匈奴乃立其季父烏維單于弟右賢王句黎湖爲單于。是歲太初三年也。句黎湖單于立，漢使光祿徐自爲出五原塞數百里，遠者千里，築城障列亭至盧朐，而使游擊將軍韓說、長平侯衛伉屯其旁，使彊弩都尉路博德築居延澤上。其秋匈奴大入雲中，定襄五原朔方殺掠數千人，行壞光祿所築亭障。又使右賢王入酒泉張掖，略數千人，會任文擊救，盡復失其所得而去。句黎湖單于立一歲死，其弟左大都尉且鞮侯立爲單于。漢旣誅大宛，威震外國，天子意欲遂困胡，迺下詔曰：高皇帝遣朕平城之憂，昔齊襄公復九世之讎，春秋大之。是歲太初四年也。漢遣中郎將蘇武厚幣賂遺單于，單于益驕，禮甚倨。明年，漢使貳師將軍將二萬騎出酒泉，擊右賢王於天山，得首虜萬餘級而還。匈奴大圍貳師，幾不得脫。漢兵物故什六七。漢又使因杆將軍出西河，與彊弩都尉會涿邪山，亡所得。使騎都尉李陵將步兵五千人，出居延北千餘里，與單于會合戰。陵所殺傷萬餘人，兵食盡欲歸。單于圍陵，陵降匈奴。其兵得脫歸漢者四百人。單于乃貴陵，以其女妻之。後二歲，漢使貳師將軍將六萬騎步兵七萬出朔方。

彊弩都尉路博德將萬餘人與貳師會游擊將軍說步兵三萬人出五原因杆將軍敖將騎萬步兵三萬人出雁門匈奴聞悉遠其累重於余吾水北而單于以十萬待水南與貳師接戰貳師解而引歸與單于連鬪十餘日游擊亡所得因杆與右賢王戰不利引歸明年且鞮侯單于死立五年長子左賢王立爲狐鹿姑單于以左大將爲左賢王數年病死其子先賢擇不得代更以爲日逐王日逐王者賤於左賢王單于自以其子爲左賢王單于旣立六年而匈奴入上谷五原殺掠吏民其年匈奴復入五原酒泉殺兩部都尉于是漢遣貳師將軍七萬人出五原御史大夫商邱成將三萬餘人出西河重合侯莽通將四萬騎出酒泉千餘里單于聞漢兵大出悉遣其輜重徙趙信城北邸邳居水左賢王驅其人民度余吾水六七百里居兜銜山單于自將精兵左安侯度姑且水御史大夫軍至追邪徑無所見還匈奴使大將與李陵將三萬餘騎追漢軍至浚稽山合轉戰九日漢兵陷陳卻敵殺傷虜甚衆至蒲奴水虜不利還去貳師將軍出塞匈奴使右大都尉與衛律將五千騎要擊漢兵于夫羊句山狹貳師遣屬國胡騎二千與戰虜兵壞散死傷者數百人漢軍乘勝追北匈奴奔走莫敢距敵會貳師妻子坐巫蠱收聞之憂懼其掾胡亞夫說貳師曰夫人室家皆在吏若還不稱意適與獄會貳師由是狐疑欲深入要功長史與決眊都尉輝渠侯謀曰將軍懷異心欲危衆求功恐必敗謀共執貳師貳師聞之斬長史引兵還至速邪烏燕然山單于知漢軍勞倦自將五萬騎遮擊貳師相殺傷甚衆夜塹漢軍前深數尺從後急擊之軍大亂敗貳師降單

子以女妻之。尊寵在衛律上。其明年。單于遣使遺漢書云。南有大漢。北有彊胡。胡者天之驕子也。不爲小禮。以自煩。今欲與漢闔大關。取漢女爲妻。歲給遺我麩酒萬石。糴米五千斛。雜繒萬匹。它如故約。則邊不相盜矣。漢遣使者報送其使。單于留使者三歲。乃得還。貳師在匈奴歲餘。衛律害其寵。會母闕氏病。律飭胡巫言。先單于怒曰。胡故時祠兵。常言得貳師以社。今何故不用。於是收貳師。貳師罵曰。我死必滅匈奴。遂屠貳師以祠。武帝崩。前此者深入窮追二十餘年。匈奴孕重墮殯。罷極苦之。後三年。單于欲求和親。會病死。更立子左谷蠡王爲壺衍鞬單于。是歲始元二年也。後復得匈奴降者言。烏桓嘗發先單于家。匈奴怨之。方發二萬騎擊烏桓。大將軍霍光欲發兵邀擊之。以問護軍都尉趙充國。充國以爲蠻夷自相攻擊。而發兵要之。招寇生事。非計也。光更問中郎將范明友。明友言可擊。于是拜明友爲度遼將軍。將二萬騎出遼東。匈奴聞漢兵至。引去。明友因乘烏桓敝擊之。斬首六千餘級。獲三王首還。匈奴繇是恐。即使使之烏孫。求欲得漢公主。擊烏孫。取車延惡師地。烏孫公主上書。下公卿議救。未決。昭帝崩。宣帝卽位。烏孫昆彌復上書言。連爲匈奴所侵削。昆彌願發國半精兵。人馬五萬匹。盡力擊匈奴。唯天子出兵。哀救公主。本始二年。漢大發關東輕銳士。選郡國吏三百石。伉健習騎射者。皆從軍。遣御史大夫田廣明爲祁連將軍。四萬餘騎出西河。度遼將軍范明友。三萬餘騎出張掖。前將軍韓增。三萬餘騎出雲中。後將軍趙充國爲蒲類將軍。三萬餘騎出酒泉。雲中太守田順爲虎牙將軍。三萬餘騎出五原。凡五將軍兵十餘萬騎出塞。

各二千餘里。及校尉常惠使護發兵烏孫西域昆彌。自將翁侯以下五萬餘騎。從西方入。與五將軍兵凡二十餘萬衆。匈奴聞漢兵大出。老弱犇走。馱畜產遠遁逃。是以五將少所得。度遼將軍出塞千二百餘里。至蒲離候水。斬首捕虜七百餘級。前將軍出塞千二百餘里。至烏員。斬首捕虜至候山百餘級。蒲類將軍兵當與烏孫合擊匈奴。蒲類澤烏孫先期至而去。漢兵不與相及。蒲類將軍出塞千八百餘里。西去候山。斬首捕虜得單于使者蒲陰王以下三百餘級。祁連將軍出塞千六百里。至雞秩山。斬首捕虜十九級。虎牙將軍出塞八百餘里。至丹余吾水上。卽止兵不進。斬首捕虜千九百餘級。校尉常惠與烏孫兵至右谷蠡庭。獲單于父行及嫂居次。名王犁汗都尉千長將以下三萬九千餘級。虜馬牛羊驢羸橐駝七十餘萬。漢封惠爲長羅侯。然匈奴民衆死傷而去者。及畜產遠移死亡不可勝數。於是匈奴遂衰耗。怨烏孫。其冬單于自將數萬騎擊烏孫。頗得老弱。欲還。會天大雨雪。一日深丈餘。人民畜產凍死。還者不能什一。于是丁令乘弱攻其北。烏桓入其東。烏孫擊其西。凡三國所殺數萬級。馬數萬匹。牛羊甚衆。又重以餓死。人民死者什三。畜產什五。匈奴大虛弱。諸國羈屬者皆瓦解。攻盜不能理。其後漢出三千餘騎爲三道。並入匈奴。捕虜得數千人還。匈奴終不敢取當。茲欲鄉和親。而邊境少事矣。壺衍鞬單于立十七年死。弟左賢王立。爲虛閭權渠單于。是歲地節二年也。虛閭權渠單于立九年死。握衍胸鞬單于立。復修和親。遣弟伊曾若王勝之入漢獻見。日逐王素與握衍胸鞬單于有隙。卽率其衆數萬騎歸漢。漢封日逐王爲歸德侯。時

單于已立二歲。暴虐殺伐。國中不附。及太子左賢王數讒左地貴人。左地貴人皆怨。其明年烏桓擊匈奴東邊。姑夕王頗得人民。單于怒。姑夕王恐。卽與烏禪幕及左地貴人共立稽侯獬爲呼韓邪單于。發左地兵四五萬人。西擊握衍胸鞬單于。至姑且水北。未戰。握衍胸鞬單于兵敗走。自殺。左大且渠都隆奇亡之。右賢王所。其民衆盡降呼韓邪單于。是歲神爵四年也。

呼韓邪單于歸庭數月。罷兵。使各歸故地。乃收其兄呼屠吾斯在民間者。立爲左谷蠡王。使人告右賢貴人。欲令殺右賢王。其冬都隆奇與右賢王共立日逐王薄胥堂爲屠耆單于。發兵數萬人。東襲呼韓邪單于。呼韓邪單于兵敗走。屠耆單于還。以其長子都塗吾西爲左谷蠡王。少子姑瞿樓頭爲右谷蠡王。留居單于庭。明年秋。屠耆單于使日逐王先賢揮兄右奧鞬王爲烏藉都尉。各二萬騎。屯東方。以備呼韓邪單于。是時西方呼揭王來與唯犁當戶謀。共讒右賢王。言欲自立爲烏藉單于。屠耆單于殺右賢王父子。後知其寃。復殺唯犁當戶。于是呼揭王恐。遂畔去。自立爲呼揭單于。右奧鞬王聞之。卽自立爲車犁單于。烏藉都尉亦自立爲烏藉單于。凡五單于。屠耆單于自將兵東擊車犁單于。使都隆奇擊烏藉。烏藉車犁皆敗。西北走。與呼揭單于兵合爲四萬人。烏藉呼揭皆去。單于號共并力尊輔車犁單于。屠耆單于聞之。使左大將都尉將四萬騎。分屯東方。以備呼韓邪單于。自將四萬騎西擊車犁單于。車犁單于敗。西北走。屠耆單于卽引西南留闡敦地。其明年呼韓邪單于遣弟右谷蠡王等西襲屠耆單于屯兵。殺掠萬餘人。屠

耆單于聞之。卽自將六萬騎。擊呼韓邪單于。行千里。未至噶姑地。逢呼韓邪單于兵。可四萬人。合戰。屠耆單于兵敗。自殺。都隆奇乃與屠耆少子左谷蠡王姑瞀樓頭亡歸漢。車犁單于東降呼韓邪單于。呼韓邪厲溫敦爲義陽侯。是時李陵子復立烏藉都尉爲單于。呼韓邪單于捕斬之。遂復都單于庭。然衆裁數萬人。屠耆單于從弟休旬王。將所主五六百騎。擊殺左大且渠。并其兵。至右地。自立爲閩振單于。在西邊。其後呼韓邪單于兄左賢王呼屠吾斯亦自立爲郅支骨都侯單于。在東邊。其後二年。閩振單于率其衆東擊郅支單于。郅支單于與戰。殺之。并其兵。遂進攻呼韓邪。呼韓邪破。其兵走。郅支都單于庭。呼韓邪之敗也。左伊秩訾王爲呼韓邪計。勸令稱臣入朝事漢。從漢求助。如此匈奴乃定。呼韓邪議問諸大臣。皆曰。匈奴之俗。本上氣力。而下服役。以馬上戰鬪爲國。故有威名于百蠻。戰死壯士所有也。今兄弟爭國。不在兄則在弟。雖死猶有威名。子孫常長諸國。漢雖彊。猶不能兼并匈奴。奈何亂先古之制。臣事于漢。卑辱先單于。爲諸國所笑。雖如是而安。何以復長百蠻。左伊秩訾王曰。不然。彊弱有時。今漢方盛。烏孫城郭諸國。皆爲臣妾。今事漢則安存。不事則危亡。呼韓邪從其計。引衆南近塞。遣子右賢王銖婁渠堂入侍。郅支單于亦遣子右大將駒于利受入侍。是歲甘露元年也。明年呼韓邪單于款五原塞。願朝。三年正月。漢遣車騎都尉韓昌迎發所過七郡。郡二千騎爲陳道上。單于正月朝天子于甘泉宮。漢寵以殊禮。位在諸侯王上。

贊謁稱臣而不名。賜以冠帶衣裳黃金璽。綬玉具劍佩刀弓一張。矢四發。棨戟十。安車一乘。鞍勒一具。馬十五匹。金二十斤。錢二十萬。衣被七十七襲。錦繡綺縠雜帛八千匹。絮六千斤。單于就邸留月餘。遣歸國。郅支單于亦遣使奉獻。漢遇之甚厚。明年兩單于俱遣使朝獻。漢待呼韓邪使有加。明年呼韓邪單于復入朝。禮賜如初。加衣百一十襲。錦帛八千匹。絮八千斤。始郅支單于以爲呼韓邪降漢兵弱。不能復自還。卽引其衆西欲攻定右地。又屠耆單于小弟本侍呼韓邪。亦亡之右地。收兩兄餘兵。得數千人。自立爲伊利目單于。道逢郅支合戰。郅支殺之。并其兵五萬餘人。聞漢出兵。穀助呼韓邪。卽遂留居右地。自度力不能定匈奴。乃益西近烏孫。欲與并力。遣使見小昆彌烏就屠。烏就屠見呼韓邪爲漢所擁。郅支亡虜。欲攻之以稱漢。乃殺郅支使。持頭送都護。在所發八千騎迎郅支。郅支見烏孫兵多。其使又不反。勒兵逢擊烏孫破之。因北擊烏揭。烏揭降。發其兵西破堅昆。北降丁令。并三國。數遣兵擊烏孫。常勝之。堅昆東去單于庭七千里。南去車師五千里。郅支留都之。元帝卽位。呼韓邪單于復上書。言民衆困乏。漢詔雲中五原郡轉穀二萬斛以給焉。郅支單于自以道遠。又怨漢擁護呼韓邪。遣使上書求侍子。漢遣谷吉送之。郅支殺吉。漢不知吉音問。而匈奴降者言聞甌脫皆殺之。呼韓邪單于使來。漢輒薄責之。甚急。明年漢遣車騎都尉韓昌。光祿大夫張猛。送呼韓邪侍子。求問吉等。因赦其罪。勿令自疑。昌猛見單于民衆益盛。塞下禽獸盡。單于足以自衛。不畏郅支。聞其大臣多勸單于北歸者。恐北去後難約束。昌猛卽與爲盟約曰。自

今以來。漢與匈奴合爲一家。世世毋得相詐相攻。其後呼韓邪竟北歸。庭人衆稍稍歸之。國中遂定。郅支既殺使者。自知負漢。又聞呼韓邪益彊。恐見襲擊。欲遠去。會康居王數爲烏孫所困。與諸翁侯計。以爲匈奴大國。烏孫素服屬之。今郅支單于困阨在外。可迎置東邊。使合兵取烏孫以立之。長無匈奴憂矣。即使至堅昆。通語郅支。郅支素恐。又怨烏孫。聞康居計大說。遂與相結。引兵而西。康居一遣貴人橐駝驢馬數千匹。迎郅支。郅支人衆中寒道死。餘財三千人。到康居。其後都護甘延壽與副陳湯發兵。卽康居誅斬郅支。郅支既誅。呼韓邪單于且喜且懼。上書言曰。常願謁見天子。誠以郅支在西方。恐其與烏孫俱來擊臣。以故未得至漢。今郅支已伏誅。願入朝見。竟寧元年。單于復入朝。禮賜如初。加衣服錦帛絮皆倍于黃龍時。單于自言願婿漢氏。以自親。元帝以後宮良家子王嬃字昭君。賜單于。單于驩喜。上書願保塞。上谷以西至敦煌。傳之無窮。請罷邊備塞吏卒。以休天子人民。天子令下有司議。議者皆以爲便。郎中侯應習邊事。以爲不可許。對奏。天子有詔勿議。罷邊塞事。王昭君號寧胡閼氏。生一男伊屠智牙師。爲右日逐王。呼韓邪立二十八年。建始二年死。雕陶莫皋立。爲復株鞬鞮。單于復株鞬若鞮。單于立。遣子右致盧兒王醯諧屠奴侯入侍。河平元年。單于遣右皋林王伊邪莫演等奉獻朝正月。河平四年正月。遂入朝。加賜繡繪帛二萬疋。絮二萬斤。它如竟寧時。復株鞬單于立十歲死。弟且橐胥立。爲搜諧若鞮。單于。搜諧若鞮單于立。遣子左祝都韓王响留斯侯入侍。以且莫車爲左賢王。搜諧單于立八歲。元延元年。爲朝二年發。

行。未入塞病死。弟且莫車立。爲車牙若鞮單于。車牙單于立。遣子右于涂仇擇王烏夷當入侍。以囊知牙斯爲左賢王。車牙單于立四歲死。弟囊知牙斯立。爲烏珠留若鞮單于。烏珠留單于立。以第一闕氏子樂爲左賢王。以第五闕氏子輿爲右賢王。遣子右股奴王烏鞮牙斯入侍。建平四年。單于上書願朝。五年。時哀帝被疾。或言匈奴從上游來厭人。自黃龍竟寧時。單于朝。中國輒有大故。上由是難之。以問公卿。亦以爲虛費府帑。可且勿許。單于使辭去。未發。黃門郎揚雄上書諫曰。今單于上書求朝。國家不許而辭之。臣愚以爲漢匈奴從此隙矣。書奏。天子寤焉。召還匈奴使者。更報單于書而許之。賜繒帛五十匹。黃金十斤。單于未發。會病。復遣使願朝明年。故事。單于朝。從名王以下及從者二百餘人。單于又上言。蒙天子神靈。人民盛壯。願從五百人入朝。以明天子盛德。上皆許之。元壽二年。單于來朝。上大歲厭勝所在。舍之上林苑蒲陶宮。告之以加敬於單于。單于知之。加賜衣三百七十襲。錦繡繒帛三萬疋。絮三萬斤。它如河平時。旣罷。遣中郎將韓況送單于。初上遣稽留昆隨單于去。到國。復遣稽留昆同母兄右大且方與婦入侍。還歸。復遣且方同母兄左日逐王都與婦入侍。是時漢平帝幼。太皇太后稱制。王莽秉政。乃風單于令遣王昭君女須卜居次云入侍。太后所以賞賜之甚厚。會西域車師後王句姑去胡來王唐兜。皆怨恨都護校尉。將妻子人民亡降匈奴。單于受置左谷蠡地。遣使上書言狀。曰。臣謹已受詔。遣中郎將韓隆王昌。副校尉甄阜。侍中謁者帛敞。長水校尉王歛使匈奴。告單于曰。西域內屬不當得受。今遣之。單于叩頭謝罪。

執二虜還付使者。詔使中郎將王萌待西域惡都奴界上逆受。單于遣使送到國。因請其罪。使者以聞。有詔不聽。會西域諸國王。斬以示之。乃造設四條。中國人亡入匈奴者。烏孫亡降匈奴者。西域諸國佩中國印綬降匈奴者。烏桓降匈奴者。皆不得受。遣中郎將王駿。王昌。副校尉甄阜。王尋。使匈奴。班四條。與單于雜函封。付單于。令奉行。因收故宣帝所爲約束。封函還。時莽奏令中國不得有二名。因使使者以風單于。宜上書慕化爲一名。單于從之。上書言。幸得備藩臣。竊樂太平聖制。臣故名囊知牙斯。今謹更名曰知莽。大說。白太后。遣使者答諭。厚賞賜焉。匈奴傳

西漢會要卷六十九

宋徐天麟撰

蕃夷中

西南夷

南夷君長以十數。夜郎最大。其西靡莫之屬以十數。滇最大。自滇以北。君長以十數。邛都最大。此皆椎結。耕田有邑聚。其外西自桐師以東北至葉榆。名爲嶲昆明。編髮。隨畜移徙。亡常處。亡君長。地方可數千里。自嶲以東北。君長以十數。徙笮都最大。自笮以東北。君長以十數。冉駹最大。其俗或土著。或移徙。在蜀之西。自駹以東北。君長以十數。白馬最大。皆氐類。此皆巴蜀西南外蠻夷也。建元六年。大行王恢擊東粵。東粵殺王郢以報。恢因兵威。使番禺令唐蒙。風曉南粵。南粵食蒙蜀枸醬。蒙問所從來。曰道西北牂柯江。江廣數里。出番禺城下。蒙歸至長安。問蜀賈人。獨蜀出枸醬。多持竊出市。夜郎者。臨牂柯江。江廣百餘步。足以行船。南粵以財物役屬夜郎。西至桐師。然亦不能臣使也。蒙乃上書說上曰。南粵王黃屋左纛。地東西萬餘里。名爲外臣。實一州主。今以長沙豫章往。水道多絕難行。竊聞夜郎所有精兵。可得十萬。浮船

牂柯出不意。此制粵一奇也。誠以漢之疆。巴蜀之饒。通夜郎道。爲置吏甚易。上許之。乃拜蒙以中郎將。將千人。食重萬人。從巴笮關入。遂見夜郎侯多同。厚賜諭以威德。約爲置吏。使其子爲令。夜郎旁小邑皆貪漢繒帛。以爲漢道險。終不能有也。乃且聽蒙約。還報。乃以爲犍爲郡。發巴蜀卒治道。自犍道指牂牁江。蜀人司馬相如亦言。西夷邛笮可置郡。使相如以郎中將往諭。皆如南夷爲置一都尉。十餘縣屬蜀。是時巴蜀四郡通西南夷道。載轉相饜。數歲道不通。士罷餓餒。離暑溼死者甚衆。西南夷又數反。發兵興擊。耗費亡功。上患之。使公孫宏往視問焉。還報言其不便。及宏爲御史大夫。時方築朔方。據河逐胡。宏等因言。西南夷爲害。可且罷。專力事匈奴。上許之。罷西夷。獨置南夷兩縣一都尉。稍令犍爲自保。就及元狩元年。博望侯張騫言。使大夏時。見蜀布邛竹杖。問所從來。曰。從東南身毒國。可數千里。得蜀賈人市。或聞邛西可二千里。有身毒國。騫因盛言大夏在漢西南。慕中國。思匈奴。隔其道。誠通蜀身毒國。道便近。又亡害。於是天子乃令王然于栢始昌呂越人等十餘輩。開出西南夷。指求身毒國。至滇。滇王當羌迺留爲求道。四歲餘。皆閉昆明。莫能通。滇王與漢使言。漢孰與我大。及夜郎侯亦然。各自以一州王。不知漢廣大。使者還。因盛言滇大國。足事親附。天子注意焉。及至南粵反。上使馳義侯。因犍爲發南夷兵。且蘭君恐遠行。旁國虜其老弱。乃與其衆反。殺使者及犍爲太守。漢迺發巴蜀罪人。嘗擊南粵者。八校尉擊之。會越已破。漢八校尉不下。中郎將郭昌衛廣引兵還。行誅隔滇道者。且蘭斬首數萬。遂平南夷。爲牂柯郡。夜郎侯始倚南粵。

南粵已滅。還誅反者。夜郎遂入朝。上以爲夜郎王南粵破後。及漢誅且蘭。叩君并殺。笮侯。冉駹皆震恐。請臣置吏。以邛都爲粵。嵩郡。笮都爲沈黎郡。冉駹爲文山郡。廣漢。西白馬爲武都郡。使王然于以粵破及誅南夷兵威。風諭滇王入朝。滇王者。其衆數萬人。其旁東北。勞深靡莫。皆同姓相仗。未肯聽。勞莫數侵犯。使者吏卒。元封二年。天子發巴蜀兵擊滅勞深靡莫。以兵臨滇。滇王始首善。以故弗誅。滇王離西夷。滇舉國降。請置吏入朝。於是。以爲益州郡。賜滇王王印。復長其民。西南夷君長。以百數。獨夜郎。滇受王印。滇小邑也。最寵焉。後二十三歲。孝昭始元元年。益州廉頭姑繒民反。殺長吏。牂柯談指同。並等二十四邑。凡三萬餘人皆反。遣水衡都尉發蜀郡犍爲。犇命萬餘人。擊牂柯大破之。後三歲。姑繒葉榆復反。遣水衡都尉呂辟胡將郡兵擊之。辟胡不進。蠻夷遂殺益州太守。乘勝與辟胡戰。士戰及溺死者四千餘人。明年。復遣軍正王平。與大鴻臚田廣明等。並進。大破益州。斬首捕虜五萬餘級。獲畜產十餘萬。上曰。鈞町侯亡波。率其邑君長人民。擊反者。斬首捕虜有功。其立亡波爲鈞町王。大鴻臚廣明賜爵關內侯。食邑三百戶。後間歲。武都氏人反。遣執金吾馬適建。龍頡侯韓增。與大鴻臚廣明。將兵擊之。至成帝河平中。夜郎王興。與鈞町王禹。漏臥侯俞。更舉兵相攻。牂柯太守請發兵誅興等。議者以爲道遠不可擊。乃遣太中大夫蜀郡張匡。持節和解。興等不從命。刻木象漢吏。立道旁射之。杜欽說大將軍王鳳。宜因其罪惡未成。未疑漢家加誅。陰敕旁郡守尉。練士馬。大司農豫調穀積要害處。選任職太守往。以秋涼時。入誅其王侯。尤不軌者。即以

爲不毛之地。亡用之民。聖王不以勞中國。宜罷郡。放棄其民。絕其王侯。勿復通。如以先帝所立。累世之功。不可墮壞。亦宜因其萌芽。早斷絕之。及已成形。然後戰師。則萬姓被害。大將軍鳳。於是薦金城司馬陳立。爲牂柯太守。及至牂柯。諭告夜郎王興。興不從命。立請誅之。未報。乃從吏數十人出行縣。至興國。且同亭。召興。興將數千人往。至亭。從邑君數十人入見。立數責。因斷頭。邑君曰。將軍誅亡狀。爲民除害。願出曉士衆。以興頭示之。皆釋兵降。鉤町王禹漏。臥侯。兪。震。恐。入粟千斛。牛羊勞吏士。立還歸郡。興妻父翁指。與興子邪務。收餘兵。迫脅旁二十二邑反。至冬。立奏募諸夷。與都尉長史。分將攻翁指等。翁指據隄爲壘。立使奇兵絕其饗道。縱反間以誘其衆。都尉萬年曰。兵久不決。費不可共。引兵獨進。敗走。趨立營。立怒叱戲。下令格之。都尉復還戰。立引兵救之。時天大旱。立攻絕其水道。蠻夷共斬翁指。持首出降。

南粵

南粵王趙佗。真定人也。秦二世時。南海尉任囂病且死。召龍川令趙佗。書行南海尉事。囂死。佗卽擊并桂林象郡。自立爲南粵武王。高帝已定天下。爲中國勞苦。故釋佗不誅。十一年。遣陸賈立佗爲南粵王。高后時。有司請禁粵關市鐵器。佗曰。此必長沙王計。乃自尊號爲南武帝。發兵攻長沙邊。敗數縣焉。高后遣將軍隆慮侯竈擊之。會暑溼。士卒大疫。兵不能踰嶺。歲餘。高后崩。卽罷兵。佗因此以兵威財物。賂遺閩粵西甌駱。役屬焉。東西萬餘里。乃乘黃屋左纛。稱制與中國。佗文帝元年初。鎮撫天下。使告諸侯四夷。從代來。

卽位意諭盛德焉。乃爲佗親家在眞定。置守邑。歲時奉祀。召其從昆弟。尊官厚賜寵之。詔丞相平舉可使粵者。平言陸賈先帝時使粵。上召賈爲太中大夫。謁者一人爲副使。賜佗書曰。服領以南。王自治之。雖然王之號爲帝。兩帝並立。亡一乘之使。以通其道。是爭也。爭而不讓。仁者不爲也。願與王分棄前患。終今以來。通使如故。故使賈馳諭告王朕意。王亦受之。毋爲寇災矣。上褚五十衣。中褚三十衣。下褚二十衣。遣王願。王聽樂娛憂。存問鄰國。陸賈至。南粵王恐。乃頓首謝。願奉明詔。長爲藩臣。奉貢職。於是下令國中曰。吾聞兩雄不俱立。兩賢不并世。漢皇帝賢天子。自今以來。去帝制黃屋左纛。因爲書稱蠻夷大長老。夫臣佗昧死再拜上書皇帝陛下。今陛下幸哀憐。復故號。通使漢如故。老夫死骨不腐。改號不敢爲帝矣。謹北面。因使者獻白璧一雙。翠鳥千。犀角十。紫貝五百。桂蠹一器。生翠四十雙。孔雀二雙。昧死再拜以聞。皇帝陛下。陸賈還報。文帝大說。遂至孝景時。稱臣遣使入朝請。然其居國竊如故。其使天子稱王。朝命如諸侯。至武帝建元四年。佗孫胡爲南粵王。立三年。閩粵王郢興兵南擊邊邑。粵使人上書曰。兩粵俱爲藩臣。毋擅興兵相攻擊。今東粵擅興兵侵臣。臣不敢興兵。唯天子詔之。於是天子多南粵義。守職約。爲興師。遣兩將軍往討閩粵。兵未踰嶺。閩粵王弟餘善殺郢以降。於是罷兵。天子使嚴助往諭意。南粵王胡頓首曰。天子乃興兵誅閩粵。死亡以報德。遣太子嬰齊入宿衛。謂助曰。國新被寇。使者行矣。胡方日夜裝。入見天子。助去後。其大臣諫胡曰。漢興兵誅郢。亦行以驚動南粵。且先王言事天子。期毋失禮。要之不可以怙好語入。

見入見則不得復歸亡國之勢也。於是胡稱病竟不入見。復十餘歲。胡實病甚。太子嬰齊請歸。胡薨。諡曰文王。嬰齊嗣立。卽藏其先武帝文帝輿。嬰齊在長安時。取邯鄲樛氏女。生子興。及卽位。上書請立樛氏女爲后。興爲嗣。漢數使使者風諭。嬰齊猶尙樂。擅殺生自恣。懼入見。要以用漢法。比內諸侯。固稱病。遂不入見。遣子次公入宿衛。嬰齊薨。諡爲明王。太子興嗣立。其母爲太后。太后自未爲嬰齊妻時。嘗與霸陵人安國少季通。及嬰齊薨後。元鼎四年。漢使安國少季諭王。王太后入朝。令辯士諫大夫終軍等宣其辭。勇士魏臣等輔其缺。衛尉路博德將兵屯桂陽。待使者。王年少。太后中國人。安國少季往。復與私通。國人頗知之。多不附太后。太后恐亂起。亦欲倚漢威。勸王及幸臣求內屬。卽因使者上書。請比內諸侯。三歲一期。除邊關。於是天子許之。賜其丞相呂嘉銀印。及內史中尉太傅印。餘得自置。除其故黥劓刑。用漢法。諸使者留填撫之。王太后飭治行裝重資。爲入朝具。相呂嘉數諫止王。王不聽。有畔心。乃陰謀作亂。天子遣千秋與王太后弟樛樂將二千人入粵境。呂嘉乃遂反。攻殺太后王。盡殺漢使者。遣人告蒼梧秦王。及其諸郡縣。立明王長男嬰妻子術陽侯建德爲王。而韓千秋兵之入也。破數小邑。其後粵直開道給食。未至番禺四十里。粵以兵擊千秋等。滅之。使人函封漢使節。置塞上。好爲謾辭謝罪。發兵守要害。起。於是天子令粵人及江淮以南樓船十萬師。往討之。元鼎五年秋。衛尉路博德爲伏波將軍。出桂陽。下湟水。主爵都尉楊僕爲樓船將軍。出豫章。下橫浦。故歸義粵侯二人爲戈船。下瀨將軍。出零陵。或下離水。或抵蒼梧。使馳

義侯因巴蜀罪人發夜郎兵下牂柯江咸會番禺六年冬樓船將軍將精卒先陷尋陬破石門得粵船粟因推而前挫粵鋒以數萬人待伏波將軍伏波將軍將罪人道遠後期與樓船會乃有千餘人遂俱進樓船居前至番禺建德嘉皆城守樓船自擇便處居東南而伏波居西北面會幕樓船攻敗粵人縱火燒城粵素聞伏波莫不知其兵多少伏波乃爲營遣使招降者賜印綬復縱令相招樓船力攻燒敵反敵而入伏波營中遲且城中皆降伏波呂嘉建德以夜與其屬數百人亡入海伏波又問降者知嘉所之遣人追故其校司馬蘇宏得建德粵郎都稽得嘉南粵已平遂以其地爲儋耳珠崖南海蒼梧鬱林合浦交趾九真日南九郡西南夷傳

閩粵

閩粵王無諸及粵東海王搖其先皆粵王句踐之後也姓騶氏秦并天下廢爲君長以其地爲閩中郡及諸侯畔秦無諸搖率粵歸番陽令吳芮所謂番君者也從諸侯滅秦當是時項王主命不王也以故不佐楚漢擊項籍無諸搖帥粵人佐漢漢五年復立無諸爲閩粵王王閩中故地都冶孝惠三年舉高帝時粵功曰閩君搖功多其民便附乃立搖爲東海王都東甌世號曰東甌王后數世孝景三年吳王濞反欲從閩粵閩粵未肯行獨東甌從及吳破東甌受漢購殺吳王丹徒以故得不誅吳王子駒亡走閩粵怨東甌殺其父常勸閩粵擊東甌建元三年閩粵發兵圍東甌東甌使人告急天子天子問太尉田蚡蚡對曰粵

人相攻擊固其常。不足以煩中國往救也。中大夫嚴助詰蚡言當救。天子遣助發會稽郡兵浮海救之。漢兵未至。閩粵引兵去。東粵請舉國徙中國。乃悉與衆處江淮之間。六年。閩粵擊南粵。南粵守天子約。不敢擅發兵。而以聞。上遣大行王恢出豫章。大司農韓安國出會稽。皆爲將軍。兵未踰嶺。閩粵王郢發兵距險。其弟餘善與宗族謀曰。王以擅發兵不請。故天子兵來誅。漢兵衆彊。卽幸勝之。後來益多。滅國乃止。今殺王以謝天子。天子罷兵。固國完。不聽。乃力戰。不勝。卽亡入海。皆曰善。卽蹤殺王。使使奉其頭致大行。大行曰。所爲來者誅王。王頭至。不戰而殞。利莫大焉。乃以便宜案兵。告大司農軍。而使使奉王頭。馳報天子。詔罷兩將軍兵。曰。郢等首惡。獨無諸孫。繇君丑不與謀。乃使中郎將立丑爲粵繇王。奉閩粵祭祀。餘善以殺郢。威行國中。民多屬。竊自立爲王。繇王不能制。上聞之。爲餘善不足復興師。曰。餘善首誅郢。師得不勞。因立餘善爲東粵王。與繇王並處。至元鼎五年。南粵反。餘善上書。請以卒八千從樓船擊呂嘉等。兵至揭陽。以海風波爲解。不行。持兩端。陰使南粵。及漢破番禺。樓船將軍僕上書。願請引兵擊東粵。上以士卒勞倦。不許。罷兵。令諸校留屯豫章梅嶺待命。明年秋。餘善聞樓船請誅之。漢兵留境且往。乃遂發兵距漢道。號將軍騶力等爲吞漢將軍。入白沙武林梅嶺。殺漢三校尉。是時漢使大司農張成。故山州侯齒將屯。不敢擊。卻就便處。皆坐畏懦誅。餘善刻武帝璽自立。詐其民爲妄言。上遣橫海將軍韓說出句章。浮海從東方往。樓船將軍僕出武林。中尉王溫舒出梅嶺。粵侯爲戈船。下瀨將軍。出若邪。白沙。元封元年冬。咸入東粵。

自兵未往。故粵衍侯吳陽前在漢。漢使歸諭餘善。不聽。及橫海軍至。陽以其邑七百人。反攻粵軍於漢陽。及故粵建成侯敖。與繇王居股謀。俱殺餘善。以其衆降橫海軍。封居股爲東成侯。萬戶。封敖爲開陵侯。封陽爲卯石侯。於是天子曰。東粵陋多阻。閩粵悍數反覆。詔軍吏皆將其民。徙處江淮之間。東粵地遂虛。閩粵

朝鮮

朝鮮王滿。燕人。自始燕時。嘗略屬真番朝鮮。爲置吏築障。秦滅燕。屬遼東外徼。漢興。爲遠難守。復修遼東故塞。至涓水爲界。屬燕。燕王盧綰反。入匈奴。滿亡命聚黨千餘人。椎結蠻夷服。而東走出塞。度涓水。居秦故空地上下障。稍役屬真番朝鮮蠻夷。及故燕齊亡在者。王之。都王險。會孝惠高后。天下初定。遼東太守卽約滿爲外臣。保塞外蠻夷。傳子至孫右渠。所誘漢亡人滋多。又未嘗入見。真番辰國欲上書見天子。又壅關弗通。元封二年。漢使涉何。譙諭右渠。終不肯奉詔。何去至界。臨涓水。使馭刺殺送何者。朝鮮裨王長。卽度水。馳入塞。遂歸報天子曰。殺朝鮮將。上爲其名美。弗詰。拜何爲遼東東部都尉。朝鮮怨何發兵攻襲殺何。天子募罪人擊朝鮮。其秋。遣樓船將軍楊僕。從齊浮勃海。兵五萬。左將軍荀彘。出遼東。誅右渠。發兵距險。左將軍卒多。率遼東士。兵先縱。敗散。多還走。坐法斬。樓船將齊兵七千人。先至王險。右渠城守。窺知樓船軍少。卽出擊樓船。樓船軍敗走。將軍僕失其衆。遁山中十餘日。稍求收散卒復聚。左將軍擊朝鮮。涓

水西軍未能破。左將軍數與樓船期戰。樓船欲就其約。不會。左將軍亦使人求間隙。降下朝鮮。不肯心附。樓船以故。兩將不相得。左將軍心意。樓船前有失軍罪。今與朝鮮和善。而又不降。疑其有反計。未敢發。天子曰。兩將圍城。又乖異。以故久不決。使故濟南太守公孫遂往正之。有便宜得以從事。遂至。左將軍曰。朝鮮當下久矣。不下者。樓船數期不會。具以素所意告。遂曰。今如此不取。恐爲大害。非獨樓船。又且與朝鮮共滅吾軍。遂亦以爲然。而以節召樓船將軍入。左將軍軍計事。卽令左將軍戲下。執縛樓船將軍。并其軍以報天子。許遂左將軍已并兩軍。卽急擊朝鮮。朝鮮相路人。相韓陶。尼谿相參。將軍王陝。相與謀曰。始欲降樓船。樓船今執。獨左將軍并將。戰益急。恐不能與。王又不肯降。陶、陝路人皆亡。降漢。路人道死。元封三年夏。尼谿相參乃使人殺朝鮮王。右渠來降。王險城未下。故右渠之大臣成己又反。復攻吏。左將軍使右渠子長降相路人。子最告諭其民誅成己。故遂定朝鮮爲眞番。臨屯、樂浪、元菟四郡。朝鮮傳

西漢會要卷七十

蕃夷下

西域

西域以孝武時始通。本三十六國。其後稍分至五十餘。皆在匈奴之西。烏孫之南。南北有大山。中央有河。東西六千餘里。南北千餘里。東則接漢。隄以玉門陽關。西則限以葱嶺。其南山東出金城。與漢南山屬焉。其河有兩源。一出葱嶺山。一出于闐于闐在南山下。其河北流。與葱嶺河合。東注蒲昌海。蒲昌海一名鹽澤者也。去玉門陽關三百餘里。廣袤三百里。其水亭居。冬夏不增減。皆以爲潛行地下。南出于積石爲中國河云。漢興至于孝武。事征四夷。廣威德。而張騫始開西域之迹。其後驃騎將軍擊破匈奴右地。降渾邪。休屠王。遂空其地。始築令居。以西。初置酒泉郡。後稍發徙民充實之。分置武威。張掖。敦煌。列四郡。據兩關焉。自貳師將軍伐大宛之後。西域震懼。多遣使來貢獻。漢使西域者益得職。于是自敦煌西至鹽澤。往往起亭。而輪臺渠犂皆有田卒數百人。置使者校尉領護。以給使外國者。至宣帝時。遣衛司馬使護鄯善以

宋徐天麟撰

西數國及破姑師未盡殄。分以爲車師前後王。及山北六國。時漢獨護南道。未能盡并北道也。然匈奴不自安矣。其後日逐王畔單于。將衆來降。護鄯善以西使者鄭吉迎之。既至。漢封日逐王爲歸德侯。吉爲安遠侯。是歲神爵三年也。乃因使吉并護北道。故號曰都護。都護之起。自吉置矣。僮僕都尉由此罷。匈奴益弱。不得近西域。于是徙屯田。屯于北胥鞬。披莎車之地。屯田校尉始屬都護。都護督察烏孫康居諸外國。動靜有變。以聞。可安輯。安輯之。可擊。擊之。都護治烏壘城。去陽關二千七百三十八里。與渠犂田官相近。土地肥饒。于西域爲中。故都護治焉。至元帝時。復置戊己校尉。屯田車師前王庭。是時匈奴東蒲類王。茲力支。將人衆千七百餘人降都護。都護分車師後王之西。爲烏貪訾離地。以處之。自宣元後。單于稱藩臣。西域服從。其土地山川。王侯戶數。道里遠近。翔實矣。

婁羌國

鄯善國

且末國

小宛國

精絕國

戎盧國

扞彌國

渠勒國

于闐國

皮山國

烏秣國

西夜國

蒲犂國

依耐國

無雷國

難兜國

屬賓國

烏弋山離國

安息國。

大月氏國。

康居國。

奄蔡國。

大宛國。

桃槐國。

休循國。

捐毒國。

莎車國。

疏勒國。

尉頭國。

烏孫國。

姑墨國。

温宿國。

龜茲國。

烏壘。

渠犂城。

尉犁國。

危須國。

焉耆國。

烏貪訶離國。

卑陸國。

卑陸後國。

都立師國。

單桓國。

蒲類國。

蒲類後國。

西且彌國。

東且彌國。

劫國。

狐胡國。

山國。

車師前國。

車師後國。

車師都尉國。

車師後城長國。

初武帝感張騫之言。甘心欲通大宛諸國。使者相望于道。一歲中多至十餘輩。樓蘭姑師當道苦之。攻劫漢使王恢等。又數爲匈奴耳目。令其兵遮漢使。漢使多言其國有城邑。兵弱易擊。于是武帝遣從票侯趙

破奴將屬國騎及郡兵數萬擊姑師。王恢數爲樓蘭所苦，上令恢佐破奴將兵。破奴與輕騎七百人先至。虜樓蘭王遂破姑師，因暴兵威，以動烏孫大宛之屬，還封破奴爲浞野侯。恢爲浩侯，于是漢列亭障至玉門矣。樓蘭既降服貢獻，匈奴聞發兵擊之，于是樓蘭遣一子質匈奴，一子質漢。後貳師軍擊大宛，匈奴欲遮之，貳師兵盛不敢當，即遣騎因樓蘭候漢使後過者，欲絕勿通。時漢軍正任文將兵屯玉門關，爲貳師後距，捕得生口知狀，以聞。上詔文便通引兵捕樓蘭王，將詣闕簿責王。對曰：「小國在大國間，不兩屬無以自安，願徙國入居漢地。」上直其言，遣歸國。亦因使候伺匈奴，匈奴自是不甚親信樓蘭。征和元年，樓蘭王死，國人來請質子在漢者欲立之。質子常坐漢法下蠶室宮刑，故不遣。報曰：「侍子天子愛之，不能遣，其更立其次當立者。」樓蘭更立王，漢復責其質子，亦遣一子質匈奴。後王又死，匈奴先聞之，遣質子歸，得立爲王。漢遣使詔新王令入朝，天子將加厚賞。樓蘭王後妻故繼母也，謂王曰：「先王遣兩子質漢，皆不還，奈何欲往朝乎？」王用其計，謝使曰：「新立國未定，願待後年。」入見天子，然樓蘭國最在東，垂近漢，當白龍堆，乏水草，常主發導，負水擔糧，送迎漢使，又數爲吏卒所寇，懲艾不便與漢通。後復爲匈奴反間，數遮殺漢使，其弟尉屠耆降漢，具言狀。元鳳四年，大將軍霍光白遣平樂監傅介子往刺其王。介子輕將勇敢士，齎金幣，揚言以賜外國爲名。既至樓蘭，詐其王欲賜之，王喜，與介子飲醉，將其王屏語。壯士二人從後刺殺之，貴人左右皆散走。介子告諭以王負漢罪，天子遣我誅王，當更立王弟尉屠耆在漢者。漢兵方至，毋敢動。自

令滅國矣。介子遂斬王嘗歸首。馳傳詣闕。縣首北闕下。封介子爲義陽侯。乃立尉屠耆爲王。更名其國爲鄯善。爲刻印章。賜以宮女爲夫人。備車騎輜重。丞相將軍百官送至橫門外。祖而遣之。王自請天子曰。身在漢久。今歸單弱。而前王有子在。恐爲所殺。國中有伊循城。其地肥美。願漢遣一將屯田積穀。令臣得依其威重。于是漢遣司馬一人。吏士四十人。田伊循以鎮撫之。其後更置都尉。伊循官置始此矣。

自武帝始通罽賓。自以絕遠。漢兵不能至。其王烏頭勞數剽殺漢使。烏頭勞死。子代立。遣使奉獻。漢使關都尉文忠送其使。王復欲害忠。忠覺之。乃與容屈王王陰末赴。其合謀攻罽賓。殺其王。立陰末赴爲罽賓王。授印綬。後軍候趙德使罽賓。與陰末赴相失。陰末赴鎖琅當德。殺副已下七十餘人。遣使者上書謝。孝元帝以絕域不錄。放其使者於縣度。絕而不通。成帝時。復遣使獻謝罪。漢欲遣使者報送其使。杜欽說大將軍王鳳曰。前罽賓王陰末赴本漢所立。後卒畔逆。夫將莫大於有國子民。罪莫大於執殺使者。所以不報恩不懼誅者。自知絕遠兵不至也。有求則卑辭。無欲則驕慢。終不可懷服。其鄉慕不足以安西域。雖不附不能危城郭。前親逆節。惡暴西域。故絕而不通。今悔過來而無親屬貴人。奉獻者皆行賈賤人。欲通貨市買。以獻爲名。故煩使者送至縣度。恐失實見欺。凡遣使送客者。欲爲防護寇害也。起皮山南。更不屬漢之國。四五斥候。士百餘人。五分夜擊刁斗自守。尙時爲所侵盜。驢畜負糧。須諸國稟食。得以自贍。國或貧小不能食。或桀黠不肯給。擁彊漢之節。餒山谷之間。乞匄無所得。離一二旬。則人畜棄捐曠野而不反。又

歷大頭痛小頭痛之山。赤土身熱之阪。令人身熱無色。頭痛嘔吐。驢畜盡然。又有三池盤石阪。道陜者尺六七寸。長者徑三十里。臨崢嶸不測之深。行者騎步相持。繩索相引。二千餘里。乃到縣度。畜隊未半。阮谷盡靡碎。人墮。執不得相收視。險阻危害。不可勝言。聖王分九州制五服。務盛內不求外。今遣使者承至尊之命。送蠻夷之賈。勞吏士之衆。涉危難之路。罷弊所恃。以事無用。非久長計也。使者業已受節。可至皮山而還。于是鳳白從欽言。鬪賓實利。賞賜賈市。其使數年而壹至云。

武帝始遣使至安息。王令將將二萬騎。迎于東界。東界去王都數千里。行比至過數十城。人民相屬。因發使隨漢使者來觀漢地。以大烏卵及犂軒眩人獻于漢。天子大說。

宣帝時匈奴乖亂。五單于並爭。漢擁立呼韓邪單于。而郅支單于怨望。殺漢使者。西阻康居。其後都護甘延壽。副校尉陳湯。發戊己校尉西域諸國兵。至康居。誅滅郅支單于。是時元帝建昭三年也。至成帝時。康居遣子侍漢貢獻。然自以絕遠。獨驕嫚。不肯與諸國相望。都護郭舜數上言。本匈奴盛時。非以兼有烏孫康居故也。及其稱臣妾。非以失二國也。漢雖皆受其質子。然三國內相輸遺。交通如故。亦相候伺。見便則發。合不能相親信。離不能相臣役。以今言之。結配烏孫。竟未有益。反爲中國生事。然烏孫旣結在前。今與匈奴俱稱臣。義不可距。而康居驕黠。訖不肯拜使者。都護吏至其國。坐之烏孫諸使下。王及貴人先飲食。已乃飲啗。都護吏故爲無所省。以夸旁國。以此度之。何故遣子入侍。其欲賈市爲好辭之詐也。匈奴百蠻

大國今事漢甚備。聞康居不拜。且使單于有自下之意。宜歸其侍子。絕勿復使。以章漢家不通無禮之國。敦煌酒泉小郡。及南道八國。給使者往來人馬。驢橐駝食皆苦之。空罷耗所過。送迎驕黠絕遠之國。非至計也。漢爲其新通。重致遠人。終羈縻而未絕。

大宛國多善馬。馬汗血。言其先天馬子也。張騫始爲武帝言之。上遣使者持千金及金馬。以請宛善馬。宛王以漢絕遠。大兵不能至。愛其寶馬。不肯與。漢使妄言。宛遂攻殺漢使。取其財物。于是天子遣貳師將軍李廣利。將兵前後十餘萬人伐宛。連四年。宛人斬其王母寡首。獻馬三千匹。漢軍乃還。

宣帝時。烏孫公主小子萬年。莎車王愛之。莎車王無子。死時萬年在漢。莎車國人計欲自託于漢。又欲得烏孫心。卽上書請萬年爲莎車王。漢許之。遣使者奚充國送萬年。萬年初立。暴惡。國人不說。莎車王弟呼屠徵殺萬年。并殺漢使者。自立爲王。約諸國背漢。會衛侯馮奉世使送大宛客。卽以便宜發諸國兵擊殺之。更立它昆弟子爲莎車王。還拜奉世爲光祿大夫。是歲元康元年也。始張騫言烏孫雖強大。可厚賂招令東居故地。妻以公主。與爲昆弟。以制匈奴。武帝令騫齎金幣往。騫旣致。賜諭指。昆莫發使送騫。因獻馬數十匹報謝。匈奴聞其與漢通。怒欲擊之。烏孫恐。使使獻馬。願得尙漢公主。爲昆弟。漢遣江都王建女細君爲公主。以妻焉。昆莫以爲右夫人。匈奴亦遣女妻昆莫。昆莫以爲左夫人。昆莫年老。欲使其孫岑陁尙公主。公主不聽。上書言狀。天子報曰。從其國俗。岑陁遂妻公主。昆莫死。岑陁代立江都。公主死。漢復以楚

王戊之孫解憂爲公主妻岑陬。岑陬以國與季父大祿子翁歸靡。復尙楚主解憂。昭帝時。公主上書言。匈奴發騎田車師。車師與匈奴爲一。其侵烏孫。惟天子幸救之。漢議欲擊匈奴。會昭帝崩。宣帝卽位。公主及昆彌皆遣使上書。言匈奴復發大兵。侵擊烏孫。惟天子出兵以救公主。昆彌漢兵大發十五萬騎。五將軍分道並出。獲單于父行及娣居次。名王犁汗都尉千長騎將以下四萬級。元康二年。烏孫昆彌上書。願以漢外孫元貴靡爲嗣。得令復尙漢公主。上乃以烏孫主解憂弟子相夫爲公主而遣之。未出塞。聞烏孫昆彌翁歸靡死。烏孫貴人共立岑陬子泥靡代爲昆彌。號狂王。天子召還少主。狂王復尙楚主解憂。後翁歸靡子烏就屠襲殺狂王。自立爲昆彌。宣帝立元貴靡爲大昆彌。烏就屠爲小昆彌。自分立兩昆彌後。漢用憂勞且無寧歲。

自武帝初通西域。置校尉屯田渠犂。是時軍旅連出。師行三十二年。海內虛耗。征和中。貳師將軍李廣利以軍降匈奴。上旣悔遠征伐。而搜粟都尉桑宏羊與丞相御史奏言。故輪臺以東。捷枝渠犂。皆故國地。廣饒水草。有溉田五千頃以上。處溫和。田美可益。通溝渠種五穀。與中國同時熟。其旁國少錐刀。貴黃金采繒。可以易穀食。宜給足不可乏。臣愚以爲可遣屯田卒詣故輪臺。以東置校尉三人。分護各舉圖地形。通利溝渠。務使以時益種五穀。張掖酒泉遣騎假司馬爲斥候。屬校尉。事有便宜。因騎置以聞。田一歲有積穀。募民壯健有累重敢徙者詣田所。就蓄積爲本業。益墾溉田。稍築列亭連城。而西以威西國。輔烏孫爲

便。臣謹遣徵事臣昌分部行邊。嚴敕太守都尉明烽火。選士馬。謹斥候。蓄芟草。願陛下遣使使西國以安其意。臣昧死請。上乃下詔深陳既往之悔。曰。前有司奏欲益民賦三十助邊用。是重困老弱孤獨也。而今又請遣卒田輪臺。輪臺西于車師千餘里。乃者以縛馬書徧視丞相御史二千石諸大夫郎爲文學者。乃至郡屬國都尉成忠趙破奴等。皆以虜自縛其馬。不祥甚哉。或以爲欲以見彊。夫不足者視人有餘。易之卦得大過。爻在九五。匈奴困敗公車。方士太史治星望氣。及太卜龜蓍。皆以爲吉。匈奴必破。時不可再得也。又曰。北伐行將于蒲山必克。卦諸將貳師最吉。故朕親發貳師下蒲山。詔之必無深入。今計謀卦兆皆反繆。重合侯得虜侯者言。聞漢軍當來。匈奴使巫埋羊牛所出諸道。及水上以詛軍。單于遣天子馬裘。常使巫祝之。縛馬者詛軍事也。又卜漢軍一將不吉。匈奴常言漢極大。不能飢渴。失一狼。走千羊。乃者貳師敗。軍士死略離散。悲痛常在朕心。今請遠田輪臺。欲起亭隧。是擾勞天下。非所以優民也。今朕不忍聞大鴻臚等。又議欲募凶徒送匈奴使者。明封侯之賞。以報忿。五伯所弗能爲也。且匈奴得漢降者。常提掖搜索。問以所聞。今邊塞未正。闌出不禁。障候長吏使卒獵獸。以皮肉爲利。卒苦而烽火乏。失亦上集。不得後降者來。若捕生口。虜乃知之。當今務在禁苛暴。止擅賦。力本農。修馬復令以補缺。毋乏武備而已。郡國二千石。各上進畜馬方略。補邊狀。與計對。由是不復出軍。而封丞相車千秋爲富民侯。以明休息。思富養民也。初。貳師將軍李廣利擊大宛。還過杆彌。杆彌遣太子賴丹爲質于龜茲。廣利責龜茲曰。外國皆臣屬于

漢龜茲何以得受杆彌質。卽將賴丹入至京師。昭帝乃用桑宏羊前議。以杆彌太子賴丹爲校尉將軍。田輪臺輪臺與渠犂地皆相連也。龜茲貴人姑翼謂其王曰。賴丹本臣屬吾國。今佩漢印綬。來迫吾國而田必爲害。王卽殺賴丹。而上書謝漢。漢未能征。宣帝時長羅侯常惠使烏孫還。便宜發諸國兵。合五萬人攻龜茲。責以前殺校尉賴丹。龜茲王謝曰。乃我先王時爲貴人姑翼所誤。我無罪。執姑翼詣惠。惠斬之。時烏孫公主遣女來至京師。學鼓琴。漢遣侍郎樂奉送主女過龜茲。龜茲前遣人至烏孫求公主女。未還。會女過龜茲。龜茲王留不遣。復使使報公主。主許之。後公主上書。願令女比宗室入朝。而龜茲王絳賓亦愛其夫人。上書言得尙漢外孫爲昆弟。願與公主女俱入朝。元康元年。遂來朝賀。王及夫人俱賜印綬。夫人號稱公主。賜以車騎旗鼓。歌吹數十人。綺繡雜繒奇珍。凡數千萬。留且一年。厚贈送之。後數來朝賀。樂漢衣服制度。歸其國。治宮室。作徼道周衛。出入傳呼。撞鐘鼓。如漢家儀。外國胡人皆曰。驢非驢。馬非馬。若龜茲王所謂羸也。絳賓死。其子承德自謂漢外孫。成哀帝時。往來尤數。遇之亦甚親密。

武帝天漢二年。以匈奴降者介和王爲開陵侯。將樓蘭國兵。始擊車師。匈奴遣右賢王。將數萬騎救之。漢兵不利。引去。征和四年。遣重合侯馬通。將四萬騎擊匈奴。道過車師北。復遣開陵侯將樓蘭尉犂危須。凡六國兵。別擊車師。勿令得遮重合侯。諸國兵共圍車師。車師王降服。臣屬漢。昭帝時。匈奴復使四千騎田車師。宣帝卽位。遣五將將兵擊匈奴。車師田者驚去。車師復通于漢。匈奴怒。召其太子軍宿欲以爲質。軍

宿焉者外孫。不欲質匈奴。亡走焉耆。車師王更立子烏貴爲太子。及烏貴立爲王。與匈奴結婚姻。教匈奴遮漢道。通烏孫者。地節二年。漢遣侍郎鄭吉。校尉司馬熹。將免刑罪人田渠犁。積穀。欲以攻車師。至秋收穀。吉熹發城郭諸國兵萬餘人。自與所將田士千五百人。共擊車師。攻交河城。破之。王尙在其北石城中。未得會軍食。盡。吉等且罷兵歸渠犁。田收秋畢。復發兵攻車師。王于石城。王聞漢兵且至。北走匈奴求救。匈奴未爲發兵。王來還。與貴人蘇猶議。欲降漢。恐不見信。蘇猶教王擊匈奴邊國小蒲類。斬首。略其人民。以降吉。車師旁小金附國隨漢軍後。盜車師。車師王復自請擊破金附。匈奴聞車師降漢。發兵攻車師。吉熹引兵北逢之。匈奴不敢前。吉熹卽留一候。與卒二十人留守。王吉等引兵歸渠犁。車師王恐匈奴兵復至。而見殺也。乃輕騎奔烏孫。吉卽迎其妻子。置渠犁東。奏事至酒泉。有詔還田渠犁。及車師。益積穀以安西國。侵匈奴。吉還傳送車師王妻子詣長安。賞賜甚厚。每朝會四夷。常尊顯以示之。于是吉始使吏卒三百人。別田車師。得降者言。單于大臣皆曰。車師地肥美。近匈奴。使漢得之。多田積穀。必害人國。不可不爭也。果遣騎來擊田者。吉乃與校尉盡將渠犁田士千五百人往田。匈奴復益遣騎來。漢田卒少。不能當。保車師城中。匈奴將卽其城下。謂吉曰。單于必爭此地。不可田也。圍城數日。乃解。後常數千騎往來守車師。吉上書言。車師去渠犁千餘里。閒以河山。北近匈奴。漢兵在渠犁者。勢不能相救。願益田卒。公卿議以爲道遠煩費。可且罷車師田者。詔遣長羅侯。將張掖酒泉騎出車師北千餘里。揚威武。車師旁胡騎引去。吉

乃得出歸渠犂。凡三校尉屯田。車師王之走烏孫也。烏孫留不遣。遣使上書。願留車師王。備國有急。可從西道以擊匈奴。漢許之。于是漢召故車師太子車宿在焉耆者。立以爲王。盡徙車師國民。令居渠犂。遂以車師故地與匈奴。車師王得近漢田官。與匈奴絕。亦安樂親漢。後漢使侍郎殷廣德責烏孫求車師王。烏孫貴將詣闕。賜第與其妻子居。是歲元康四年也。其後置戊己校尉屯田。居車師故地。元始中。車師後王國有新道出五船。北通玉門關。往來差近。戊己校尉徐普欲開以省道里半。避白龍堆之隄。車師後王姑句以道當爲拄置。心不便也。地又頗與匈奴南將軍地接。普欲分明其界。然後奏之。召姑句使證之。不肯擊之。姑句數以牛羊賂吏。求出不得。姑句家矛盾生火。其妻股紫陬。謂姑句曰。矛盾生火。此兵氣也。利以用兵。前車師前王爲都護司馬所殺。今久繫必死。不如降匈奴。卽馳突出高昌壁。入匈奴。又去胡來王唐兜國。比大種赤水羌。數相寇。不勝。告急都護。都護但欽不以時救助。唐兜困急。怨欽。東守玉門關。玉門關不內。卽將妻子人民千餘人。亡降匈奴。匈奴受之。而遣使上書言狀。是時新都侯王莽秉政。遣中郎將王昌等使匈奴。告單于西域內屬。不當得受。單于謝罪。執二王以付使者。莽使中郎王萌待西域惡都奴界。上逢受。單于遣使送。因請其罪。使者以聞。莽不聽。詔下會西域諸國王。陳軍斬姑句。唐兜以示之。至莽篡位。莽死。崇遂沒。西域因絕。最凡國五十。自譯長城長君。監吏。大祿。百長。都尉。且渠。當戶。將相。至侯王。皆佩漢印綬。凡三百七十六人。而康居。大月氏。安息。罽賓。烏弋之屬。皆以絕遠。不在數中。其來貢獻則相

與報不督錄總領也。並西域傳。

